

戊戌政變記

成
成
政
變
記

戊戌政變記目錄

卷一

第一篇 改革實情

第一章 康有爲嚮用始末

第二章 上諭恭跋

卷二

第二篇 廢立始末記

第一章 西后虐待 皇上情形

第二章 光緒二十年以來廢立隱謀

第三章 戊戌廢立詳記

第四章 論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

卷三

第三篇 政變前紀

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

第二章 政變之分原因

卷四

第四篇 政變正紀

第一章 推翻新政

第二章 窮捕志士

卷五

第五篇 殉難烈士傳

康廣仁傳

楊深秀傳

楊銳傳

譚嗣同傳

附烈宦寇連材傳

卷六

附錄一 變法起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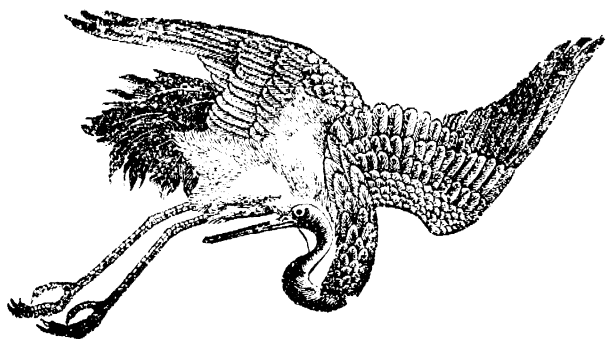
卷七

附錄二 湖南廣東情形

卷八

附錄三 光緒聖德記

戊戌變政記目錄終



戊戌政變記卷一

第一篇 改革實情

第一章 康有爲嚮用始末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信哉言乎。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羣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自光緒十四年。康有爲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當時舉京師之人。咸以康爲病狂。大臣阻格。不爲代達。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復至京師。將有所陳。適和議甫就。乃上萬言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謂宜乘和議既定。國恥方新之時。下哀痛之詔。作士民之氣。則轉敗爲功。重建國基。亦自易易。書中言改革之條理甚詳。既上。皇上嘉許。命閣臣鈔錄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宮南窗。以備乙覽。以一分發各省督撫會議。康有爲之初承。宸眷。

實自此始。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也。

五月。康有爲復上書言變法之先後次第。蓋前書僅言其條理。未及下手之法也。是時守舊大臣。已有妬嫉康之心。復阻格不爲代奏。于時師傅翁同和。兼直軍機。性行忠純。學問極博。至甲午敗後。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時務書而考求之。見康之書大驚服。時翁與康尙未識面。先是康有爲于十四年奏言日人變法自強。將規朝鮮及遼臺。及甲午大驗。翁同和乃悔當時不用康有爲言。面謝之。後乃就見康商榷治法。康爲極陳列國並爭。非改革不能立國之理。翁反覆詢詰。乃益豁然。索康所著之書。自是翁議論專主變法。比前若兩人焉。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師傅。最見信用者也。備以康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國之故。西法之良。啓沃皇上。於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其年六月。翁與皇上決議擬下詔勅十二道。布維新之令。既而爲西后所覺察。乃撤翁毓慶宮行走。而皇上信用之汪鳴鑾、長麟等皆褫革。自是變法之議中止。而康亦出都南歸。復游歷講學於江南上海廣東廣西浙江之間。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德人佔踞膠州之事起。康馳赴北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其書曰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爲。爲外憂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呈請代 奏事。竊自馬江敗後。法人據越南。職於此時隱憂時事。妄有條陳。發俄日之謀。指朝鮮之患。以爲若不及時圖治。數年之後。四鄰交逼。不能立國。已而東師大辱。遂有割臺賠款之事。於是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圖保疆圉。妄謂及今爲之。猶可補牢。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外患內訌。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之患。且夕可致。後欲悔改。不可收拾。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危言狂論。冒犯刑誅。荷蒙 皇上天地之量。俛採芻蕘。下疆臣施行。以圖臥薪嘗膽之治。職誠感激 聖明。續有陳論。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去國二年。側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撫膺。閉門泣血。頃果有德人強據膠州之事。要索條款。外廷雖不得其詳。職從海上來。閱外國報。有革李秉衡索山東鐵路礦務。傳聞章高元及知縣。已爲所擄。德人修造砲臺兵房。進據即墨。并聞德王胞弟親統兵來。俄日屯買吾米各七百萬。日本議院日日會議。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分中國爲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海內驚惶。亂民蠢動。職誠不料昔時憂危之論。倉猝遽驗。

於目前。更不料盈廷緘默之風。沈痼更深於昔日。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恐懼回惶。不知死所。用敢萬里浮海。再詣闕廷。竭盡愚誠。惟皇上自垂覽而採擇焉。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爲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爲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爲聾聵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勢保護諸例。祇爲文明之國。不爲野蠻。且謂剪滅無政教之野蠻。爲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無事者。泰西專以分非洲爲事耳。今非洲剖訖。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爲說。報章論議。公託義聲。其分割之圖。傳徧大地。擘畫詳明。絕無隱諱。此尙虛聲。請言實踐。俄德法何事而訂密約。英日何事而訂深交。土希之役。諸國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戰艦之數。諸國何以競厚兵而相持。號於衆曰。保歐洲太平。則其移毒於亞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則其垂涎於地利可想。英國太晤士報論德國膠事。處置中國。極其得宜。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二萬萬膏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耿耿。朶頤已久。慢藏誨盜。陳之交衢。主者屢經搶掠。高臥不醒。守者袖手熟視。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蟻慕羶。聞風

并至。矢鹿共逐。撫掌歡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并思一轡。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東事。割臺之後。兩載遂有膠州。中間東三省龍州之鐵路。滇粵之礦。土司野人山之邊疆。尙不計矣。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刻不可起釁。礦產遍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剝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權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政。樞垣總署。彼皆可派其國人。公卿督撫。彼且將制其死命。鞭笞親貴。奴隸重臣。囚奴士夫。蹂踐民庶。甚則如土耳其之幽廢國主。如高麗之禍及君后。又甚則如安南之盡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波蘭之宰割均分。而舉其國土。馬達加斯加以挑水起釁。而國滅。安南以爭道致命。而社墟。蟻穴潰堤。蚌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免。然其他事。職猶可先言之。若變辱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著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求活。則胡鈔所羞。待焚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

夜層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夫謂皇上無發憤之心。諸臣無憂國之意。坐以待斃。豈不宜然。然伏觀皇上發憤之心。昭於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賢士大夫。憂國之誠。癯顏黑色。亦且暴著於人。顧日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者何哉。蓋南轅而北轍。永無稅駕之時。緣木而求魚。決無得魚之日。職請質言其病。并粗舉治病之方。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卽于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藥雜投。不知變症。而舊方猶守。其加危篤固也。職請以仲虺之說明之。歐洲大國。歲入數千萬萬。練兵數百萬。鐵船數百艘。新藝新器。歲出數千。新法新書。歲出數萬。農工商兵。士皆專學。婦女童孺。人盡知書。而吾歲入七千萬。償欸乃二萬萬。則財弱。練兵鐵艦無一。則兵弱。無新藝新器之出。則藝弱。兵不識字。士不知兵。商無學。農無術。則民智弱。人相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以當東西十餘新造之強鄰。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勢也。此仲虺兼弱之說可畏也。大地八十萬里。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

水漲堤高。比較等差。毫釐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衆治而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衆合而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頃聞中朝諸臣。狃承平台閣之習。襲簿書期會之常。猶復以尊王攘夷。施之敵國。拘文牽例。以應外人。屢開笑資。爲人口實。譬凌寒而衣絺綌。當涉川而策高車。納侮招尤。莫此爲甚。咸同之時。旣以昧不知變。而屢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變。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旣與臣民隔絕。恭親王以藩邸議政。亦與士夫不親。吾有四萬萬人民。而執政行權。能通於上者。不過公卿台諫督撫百人而已。自餘百僚萬數。無由上達。等於無有。而公卿台諫督撫。皆循資格而致。旣已裹足未出外國遊歷。又以貴倨未近通人講求。至西政新書。多出近歲諸臣類皆咸同舊學。當時未有年耄精衰。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其蔽於耳目。狃於舊說。以同自證。以習自安。故賢者心思智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驕倨自喜。實便其尸位之私圖。有以分裂之說來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權之謀密聞者。瞢然不察也。語新法之可以典利。則瞋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稱應朝之成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

詔正學之昌言。瞿然從之者又十而八九矣。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卽聾從昧。國皆失目。而各國遊歷之人。傳教之士。察我形勝。測我盈虛。言財政詳於度支之司。談物產精於商局之冊。論內政或較深於朝報。陳民隱或更切于奏章。舉以相質。動形窘屈。鄭昭宋聾。一以免患。一以召禍。況各國競騫於聰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闇。將以求免。不亦難乎。此而望其盡掃舊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積重難返。良有所因。夜行無燭。瞎馬臨池。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說可懼也。自臺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伏莽遍於山澤。教民遍於腹省。今歲廣西全州灌陽興安東蘭那地泗城電白已見告矣。匪以教爲仇讎。教以匪爲口實。各連枝黨。發作待時。加以賄賂昏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卽無強敵之偪。揭竿斬木。已可憂危。况潢池盜弄之餘。彼西人且將藉口興師。爲我定亂。國初戡流賊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佔踞伊犁。兵家形勢。中外同揆。覆車之轍。可爲殷

鑑。此仲虺所謂取亂者可懼也。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而一旦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有徧據其海陸形勝之地。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歐洲數強國。默操成算。縱橫寰宇。以取各國。殷鑑具存。覆車可驗。當此主憂臣辱之日。賊亦何忍爲傷心刺耳之談。顧見舉朝上下。相顧嗟呀。咸識淪亡。不待中智。羣居歎息。束手待斃。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壯出門而狼顧。并至言路結舌。疆臣低首。不惟大異於甲申。亦且迥殊於甲午。無有結纓誓骨。慷慨圖存者。生機已盡。暮色慘悽。氣象如此。可駭可憫。此真自古所無之事。夫至於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爲歐洲之奴隸。聽其犬羊之割縛。哀莫大於心死。病莫重於痺癆。欲隕之棄。不假於疾風。將萎之華。不勞於觸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謂侮亡之說。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於不畏分割。不憚死亡者。雖出於昧。亦由誤於有恃焉。夫欲託庇強鄰。藉爲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則犄角成勢。彼乃輔車。若我爲附枝。則臥榻之側。豈容鼾睡。齊王建終傷松柏。李後主終坐牽機。且泰西兵事。決勝乃戰。一旦敗績。國可破滅。俄德力均。豈肯爲我用兵。或敗大局哉。此

又中智以下咸知難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亞洲。連雞互忌。氣勢甚緩。突厥瀕割大藩。尙延殘喘。波斯盡去權利。猶存舊封。中國幅員廣袤。從容分割。緩緩支持。可歷年所。執政之人。皆已耄老。冀幸一身可免。聽其貽禍將來。然突厥之回教。事篤悍強。西人所畏。吾則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國主。紆尊游歷西國。盡徧。吾雖親王宰相。閉戶而潛修。分局早定。民心已變。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國新報之張皇。亞洲舊國。近數年間。歲有剪滅。近且殆盡。何不取鑑之。禍起旦夕。畢命盡喪。而謂可延年載。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盜鈴。至愚自欺之術也。鑾亘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竊寶。屋燼身焚。同歸於盡而已。故職竊謂諸臣。即不爲忠君愛國計。亦當自爲身謀也。

皇上遠觀晉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廟。孝事皇太后。即不爲天下計。獨不計及宋世。謝后簽名降表。徽欽移徙五國之事耶。近者諸臣泄泄。言路鉗口。且默窺朝旨。一切諱言。及事一來。相與惶恐。至於主辱臣死。雖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補於事。不早圖內治。而十數王大臣。俛首於外交。豈惟束手。徒增恥辱而已。不豫修於平時。一旦臨警。張皇而求請。豈能彌縫。徒增賠割而已。故膠警之來。不在今日之難於對付。

而在向者之不發憤自強也。勢弱至此。豈復能進而折衝。惟有急於退而結網。職不避斧鉞。屢有所陳。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圖存而已。亦不敢言圖存。即爲偏安之謀。亦須早定規模已耳。殷憂所以啓聖。外患所以興邦。不勝大願。伏願 皇上因膠警之變。下發憤之詔。先罪己以勵人心。次明恥以激士氣。集羣材咨問以廣 聖聽。求天下上書以通下情。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將尊降貴。延見 臣庶。盡革舊俗。一意維新。大召天下才俊。議籌款變法之方。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賢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帶退休。分遣親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遊歷外國者。不得當官任政。統算地產人工。以籌洋計豫算。察閱萬國得失。以求進步改良。罷去舊例。以濟時宜。大借洋款。以舉庶政。若 詔旨一下。天下雷動。士氣奮躍。海內瞻望。然後被資格以勵人材。厚俸祿以養廉恥。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制。變科舉。廣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材。懸清秩功牌。以獎新藝新器之能。創農政商學。以爲阜財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衛生濟貧。潔監獄。免酷刑。修道路。設巡捕。整市場。鑄鈔幣。創郵船。徙貧民。開礦學。保民險。重烟稅。

罷釐征。以鐵路爲通。以兵船爲護。夫如是則庶政盡舉。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離散。當日有恩意慰撫。以團其情。志士之志氣劣弱。當激以強健豪俠以壯其氣。然後盡變民兵。令每省三萬人。而加之訓練。大購鐵艦。須沿海數十艘。而習以海戰。詔令日下。百舉維新。誠意諄懇。明旨峻切。料所有新政。詔書雖未推行。德人聞之。便當退舍。但各國兵機已動。會議已紛。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辯士。分遊各國。結其議員。自開新報之館。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論議。聳動英日。職以爲用。此對付。或可緩兵。然後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矣。皇上發奮爲雄。勵精圖治。于中國何有焉。論者謂病入膏肓。雖和緩扁鵲不能救。火燃眉睫。雖焦頭爛額不爲功。天運至此。無可挽回。況普國變法而法人禁之。畢士馬克作內政而後立。美國製造鐵炮。而英人禁之。華盛頓託荒島而後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機器於我之說。俄法欲據我海關鐵路礦務銀行練兵之權。雖欲變法。慮掣我之肘。職竊以爲不然。少康以一成旅而光復舊物。華盛頓無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國。況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哉。願視皇上志願何如耳。若皇上

赫然發憤。雖未能遽轉弱而爲強。而倉猝可圖存於亡。雖未能因敗以成功。而俄頃可轉亂爲治。職猶有三策以待。皇上決擇焉。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此談經濟者異口而同詞。亦老於交涉之勞臣所百慮而莫易。顧革故鼎新。事有緩急。因時審勢。道備剛柔。其條目之散見者。當世之士能言之。職前歲已條陳之。今不敢泛舉。請言其要者。第一策曰。採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而已。昔彼得爲歐洲所擯。易裝游法。變政而遂霸大地。日本爲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絃而雄視東方。此二國者。其始遭削弱與我同。其後底盛強與我異。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聞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學。使臣游記。泰西纂述。并經乙覽。不廢芻蕘。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尤爲得要。且於俄日二主之事。頗有發明。皇上若俛採遠人。法此二國。誠令譯署進此書。幾餘披閱。職尙有日本變政之次第。若承垂採。當寫進呈。皇上勞精厲意講之於上。樞譯諸大臣各授一冊講之於下。權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曠發聾。其舉動

非常。更有迴出意外者。風聲所播。海內惴惴。職可保外人改視易聽。必不敢爲無厭之求。蓋遇昧者其膽豪。見明者則氣怯。且慮我地大人衆。一旦自強。則報復更烈。非皇上洞悉敵情。無以折衝樽俎。然非皇上採法俄日。亦不能爲天下雄也。其第二策曰。大集羣才而謀變政。六部九卿諸司百執。自有才賢。咸可咨問。若內政之樞垣。外政之譯署。司計之戶部。司法之刑曹。議論之臺諫翰林。尤爲要劇。宜精選長貳。逐日召見。虛已請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當先。若者當後。謀議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覩。其第三策曰。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夫直省以朝廷爲腹心。朝廷以行省爲手足。同治以前。督撫權重。外人猶有忌我之心。近歲督撫權輕。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變。宜通飭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專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實政。目前不妨畧異。三年要可大同。寬其文法。嚴爲督厲。守舊而不知變者斥之。習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練兵數千。新法之稅款數萬。製造之局數處。五金之礦數區。學校增設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課程。以爲條格。如此則百廢具舉。萬象更新。銷萌建威。必有所濟。我世宗憲

皇帝注意督撫。而政舉兵強。我文宗顯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撫。而中興奏績。重內輕外之說。帖括陳言。非救時至論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則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惟皇上擇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爲偏安。無能爲計。圈牢羊豕。宰割隨時。一旦鬻割。亦固其所。職上爲君國。下爲身家。苦心憂思。慮不能免。明知疏逃。豈敢冒越。但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心所謂危。急何能擇。若皇上少採其言。發奮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卽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瞻望宮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不復有云。冒犯聖聽。不勝戰栗屏營之至。伏惟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書上工部大臣。惡其伉直。不爲代奏。然京師一時傳鈔。海上刊刻。諸大臣士人共見之。莫不嗟悚。有給事中高燮會者。見其書歎其忠。乃抗疏薦之。請皇上召見。皇上將如所請。恭親王進諫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今康有爲乃小臣。皇上

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爲于總署。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並令如有所見。及有著述論政治者。可由總署進呈。於是其書卒得達。皇上覽之。肅然動容。指篇中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而語軍機大臣曰。非忠肝義胆。不顧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陳於朕前乎。歎息者久之。康之此書。以去年十一月上于工部。至今年五月始得達。御覽。皇上乃命總署諸臣。自後康有爲如有條陳。卽日呈遞。無許阻隔。並宣取康所箸日本變政考。俄皇大彼得傳等書。而翁同和復面薦於上。謂康有爲之才。過臣百倍。請皇上舉國以聽。自此傾心嚮用矣。上命康有爲具摺上言。正月初八日。康有爲上疏統籌全局。其疏曰。

工部主事臣康有爲跪奏。爲國勢危迫。分割洊至。請及時變法。定國是而籌大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者德人割據膠州。俄人竊伺旅大。諸國環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議成後。臣累上書。極陳時危。力請變法。格未得達。旋卽告歸。土室撫膺。閉門泣血。未及三年。遂有茲變。臣萬里浮海。再詣 闕廷。荷蒙 皇上不棄芻蕘。特命總理

各國事務王大臣傳詢。問以大計。復命具摺上陳。並宣取臣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進呈。御覽。此蓋歷朝未有之異數。而大聖人採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際時艱。敢不竭盡其愚。以備採擇。臣聞方今大地守舊之國。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蘭是也。有盡取其利權一舉而亡之者。緬甸是也。有盡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權而後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權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無士無兵無餉無船無械。雖名爲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容取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矣。後此之變。臣不忍言。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然則守舊開新之效。已斷可觀矣。以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皇上與諸臣審知其病之所源。則救病之方。卽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

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弊政。何嘗爲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爲胥吏舞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今託於祖宗之法。固已誣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雖然。欲變法矣。而國是未定。衆論不一。何從而能舍舊圖新哉。夫國之有是。猶船之有舵。方之有針。所以決一國之趨向。而定天下之從違者也。若針之子午未定。舵之東西游移。則徘徊莫適。悵悵何之。行者不知所從。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依。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極。以此而駕橫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適遭風沙大霧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變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爲用。夷變夏。則以爲變亂。祖制。謠謗並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變法之有效。猶卻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審時勢之不能不變。知舊法之不能不除。臣請皇上

斷自聖心。先定國是而已。國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輕重剛柔緩急不同。其規模條理綱領節目大異。稍有乖誤。亦無成功。臣愚嘗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與今既遠。臣願 皇上日讀孟子。師其愛民之心。漢唐宋明之沿革可採。但列國與統一迥異。臣願 皇上上考管子。師其經國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利。地遠俗殊。變久跡絕。臣故請 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也。然求其時地不遠。教俗畧同。成效已彰。推移卽是。若名書佳畫。黑蹟尙存。而易於臨摹。如宮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鋪設。則莫如取鑑於日本之維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攘夷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施之條理得也。考其維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羣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其誓文在決萬幾于公論。採萬國之良法。協國民之同心。無分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藩庶。令羣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咸上書于對策所。五日一見。稱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

而羣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法。于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強。效原於此。皇上若決定變法。請先舉三者。大集羣臣于天壇。太廟。或御乾清門。詔定國是。躬申警戒。除舊布新。與民更始。令羣臣具名上表。咸革舊習。黽勉維新。否則自陳免官。以激厲衆志。一定輿論。設上書所于午門。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其羣僚言事。咸許自達。無得由堂官代遞。以致阻撓。其有稱旨者。召見察問。量才擢用。則下情咸通。羣才輻輳矣。設制度局于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儀皆平等。畧如聖祖設南書房。世宗設軍機處例。皇上每日親臨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當存。何者當刪。損益庶政。重草章程。然後敷布施行。乃不謬紊。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後政體備。以我朝論之。皇上則爲元首。百體所從。軍機號爲政府。出納王命。然跪對頌刻。未能謀議。但爲喉舌之司。未當論思之寄。若部寺督撫。僅爲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持。豈預謀議。且部臣以守例爲職。而以新政與之議。事旣違例。

必反駁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參謀猷哉。近者新政多下總署。總署但任外交。豈能兼營。况員多年老。或兼數差。共議新政。取決俄頃。欲其詳美。勢必不能。若御史爲耳目之官。刑曹當司法之寄。百官皆備。而獨無左右謀議之人。專任論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實關軍國之安危。而言者妄請施行。主者不知別擇。無專司爲之討論。無憲法爲之著明。浪付有司。聽其抑揚。惡之者駁詰而不行。決之者倉卒而不盡。依違者狐疑而莫定。從之者條畫而不詳。是猶範人之形。有頭目手足口舌身體。而獨無心思。必至冥行躡墮。顛倒狂瞽而後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豈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設。尤爲變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舊之官。驟予改革。勢實難行。既立制度局。總其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實爲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不同故也。今宜採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無律法。吏民無所率從。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種新法。皆我所夙無。而事

勢所宜。可補我所未備。故宜有專司。採定各律。以定率從。二曰度支局。我國地比歐洲。人數倍之。然患貧實甚。所入乃下等于智利希臘小國。無理財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紙幣、銀行、印稅、證券、訟紙、信紙、煙酒稅、礦產、山林、公債、皆致萬萬。多我所無。宜開新局專任之。三曰學校局。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中學。各府縣立小學。及專門各學。若海陸醫學、律學、師範學、編譯西書。分定課級。非禮部所能辦。宜立局而責成焉。四曰農局。舉國之農田山林水產畜牧。料量其土宜。講求其進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舉國之製造機器美術。特許其新製而鼓勵之。其船舶市場新造之橋梁堤岸道路咸屬焉。六曰商局。舉國之商務商學商會商情商貨商律專任講求激厲之。七曰鐵路局。舉國之應修鐵路。繪圖定例權限咸屬焉。八曰郵政局。舉國皆行郵政以通信。命各省府縣鄉咸立分局。並電線屬焉。九曰礦務局。舉國之礦產礦稅礦學屬焉。十曰游會局。凡舉國各政會學會游歷游學各國會。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陸軍局。選編國民爲兵。而司其教練。十二曰海軍局。治鐵艦練軍之事。十二局設。庶政可得而舉矣。然國政之立。皆以爲民。民政不舉。等于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

于民。而自縣令之下。僅一二簿尉雜流。未嘗託以民治。縣令任重而選賤。俸薄而官卑。自治獄催科外。餘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轄。經累四重。乃至督撫。而後達于上。藩臬道府。拱手無事。皆爲冗員。徒增文書費厚祿而已。一省事權。皆在督撫。然必久累資勞。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舊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講求新政。而舉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學堂農商之。詔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責。亦可見矣。日本以知縣上隸于國。漢制百郡。以太守上達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漢制。每道設一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其事。用南書房及學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爲之。准其專摺奏事。體制與督撫平等。用出使例。聽其自辟參贊隨員。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則開缺另候簡用。即以道缺給之。先撥釐稅。俾其創辦新政。每縣設民政分局。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治之。除刑獄賦稅。暫時仍歸知縣外。凡地圖戶口道路山林學校農工商務衛生警捕。皆次第舉行。三月而備其規模。一年而責其成效。如此則內外並舉。譬指靈通。憲章草定。奉行有準。然後變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廣遣親王大臣游歷以通外情。大譯西書游

學外國。以得新學。厚俸祿。以養廉恥。變通科舉。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猶慮強鄰四逼。不能容我從容圖治也。且我民窮國匱。新政何以舉行。聞日本之變法也。先行紙幣。立銀行。財泉通流。遂以足維新之用。今宜大籌數萬萬之款。立局以造紙幣。各省分設銀行。用印度田稅之法。仿各國印花之稅。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後郡縣徧立各種學堂。沿海急設武備學院。大購鐵艦五十艘。急練民兵百萬。則氣象丕變。維新有圖。雖不敢望自強。亦庶幾可以自保。臣愚夙夜憂國。統籌大局。思之至詳。其能舉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舉而行之。惟諸臣之罪。時陸國危。謹竭愚誠。伏乞

皇上聖鑒謹呈。

書既上。命總理衙門王大臣會議。並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考。並進英人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及列國歲計政要諸書。上置御案。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日讀康書。知之更深。於時皇上久欲召見康有爲。而爲恭親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親王薨。翁同和謀于上。決計變法。開制度局而議其宜。選康有爲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二十五日下詔

命康有爲預備召見。二十八日遂召見於頤和園之仁壽殿。歷時至九刻鐘之久。向來召見臣僚所未有也。康所陳奏甚多。皇上曰國事全誤於守舊諸臣之手。朕豈不知。但朕之權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勢難盡去。當奈之何。康曰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擱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彼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矣。卽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權。而待此輩之大臣。亦祇當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設爲華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厚祿以養之而已。不必盡去之也。上然其言。此爲康有爲始覲。皇上之事。實改革之起點。而西后與榮祿已早定密謀。於前一日下詔。定天津閱兵之舉。驅逐翁同和。而命榮祿爲北洋大臣。總統三軍。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摺詣后前謝恩。政變之事。亦伏於是矣。

召見後。皇上命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並許其專摺奏事。於是五月初一日康復上一疏曰。

奏爲敬謝 天恩。並統籌全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領海下士。才識闇愚。以時事艱難。屢次上書。冒瀆 天聽。荷蒙 皇上天地之量。採及芻蕘。頃乃蒙過聽虛聲。特予 召見。垂問懇懇。至過時許。容其愚狂。寬其禮數。復令有所條陳。准其專摺遞奏。殊 恩異數。皆非小臣所當被蒙。又蒙 聖恩。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隆天重地。稠疊有加。臣俯念時艱。仰感 知遇。祇竭駑鈍。圖報涓埃。頃仰承 聖訓。以國家之政。歸罪守舊諸人。臣妄陳大計。皆承 俞允。仰見 聖明天縱。求治若渴。洞萬國之故。審時變之宜。此真中國之福也。四萬萬臣民之幸也。臣愚但有喜舞欣蹈。詠歌 聖德。然 皇上詢訪之盛意。臣何敢知而不言。臣今所敢陳者。曰統籌全局。以圖變法。 御門誓衆。以定國是。開局親臨。以定制度三者而已。方今累經外患之來。天下亦知舊法之敝。思變計圖存矣。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舉其一而遺其二。枝枝節節而爲之。逐末偏端而舉之。無其本原。失其輔佐。牽連並敗。必至無功。夫物之爲體。合多質點而後成。室之可居。合多土木而後備。體不備謂之不成人。政不備亦爲不成國。故臣以謂不變則已。若決欲變法。勢當全變。如匠人築室。千門萬戶。必繪圖畫。

則先定雛形。而後鳩工庀材。乃行興築。若全局未定。圖繪全無。聽甲言而爲杙爲桷。尺寸不知。又聽乙言而肯構肯堂。木石未備。磚瓦亂構。工匠雜陳。及其全局合龍。必致乖牾鑿枘。而風雨驟至。庇託仍無。若夫縫人裁衣。必量全體之度。庖人調味。必酌滷齊之宜。若妄施刀剪。勢必顛倒裳衣。亂下鹽梅。以至難供刀匕。薄物猶爾。况於舉萬里之國而治之哉。故臣請變法。不欲言某事宜舉。某事宜行者。恐雖詔行。難收成效。必至與總督署、使館、海軍、船廠、電線、鐵路、礦務、製造廠、同文館、同爲守舊者藉口攻撓而已。故今欲變法。請皇上統籌全局。商定政體。自百司庶政。用人外交。並草具綱領條目。然後渙汗大號。乃與施行。本末並舉。首尾無缺。治具畢張。乃收成效。臣所請統籌全局此也。頃月膠旅既割。內地權利盡失。危亾逼迫。若火燎原。皇上審時變法。發憤圖存。特下詔書。明定國是。苦心明斷。天下共知。而諸臣惑于舊俗。謠謗紛紜。或庸人自知措斥于維新。恐富貴之難保。或僉人思媚于權貴。造疑謗而詆譏。交章飛文。變亂黑白。誣攻新政。貝錦如織。流言惑聽。害過流賊。或老耄舊學。自託清流。挾用夷變夏之言。持變亂祖制之說。劫民亂聽。衆志熒惶。藐王言如弁髦。

視。綸音如草莽。臣惟三代大舉。亦復胥動浮言。盤庚遷殷。屢煩誓誥。戒以黜心。從一責其絕穢自臭。誓以祖父斷棄。嚴以剝殄無遺。蓋誓者經義所重。亦西國通行。昔聖祖高宗時。頻有御門之典。臣伏乞皇上誡日齋戒。特御乾清門。大集羣臣。相與勅誓。布誥天下。與民更始。咸令具名上表。盡革舊習。阻勉維新。具有不率。予之休免。其有造謠興謗。不奉新政者。上用盤庚剝滅之刑。旁採泰西謠謗之律。明罰勅法。刑茲無赦。庶幾浮言可靖。衆志乃一。國是既定。而大勢咸趨。臣所請御門誓衆者此也。今天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變一事者。微特偏端不舉。即使能舉。亦于救國之大體無成。非皇上發憤自強之意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損益四代。乃爲變法。臣所請者。規模如何而起條理如何而詳。綱領如何而舉。節目如何而備。憲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損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刪。若者宜改。全體商榷。重爲草定。茲事體大。關國安危。舉措偶乖。必至齟齬。此非特開專司以妙選通才。不足以商鴻業而定巨典。今欲行新政。但聽人言。下之部議。尤重者或交總署樞臣。

會議。然大臣皆老耄守舊之人。樞垣總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議政詳善。必不可得也。臣前請用日本例開制度局于內廷。選天下通才任之。皇上親臨日共商權。其有變法之摺。並下制度局商議。擬旨施行。然後絜領振裘。自張綱舉。新政可見。自強有效。臣所請開制度局者此也。雖然。以皇上之明。豈不知籌全局而全變哉。其有不能者。或勢有所限也。然人主有雷霆萬鈞之力。所施無不披靡。就皇上所有之權。行方今可爲之事。舉本握要。則亦可一轉移間而天下移風。振作人心矣。國勢危迫。不能需時。及今爲之。已遲不及事。惟皇上乾綱獨攬。速斷聖心。以救中國。天下幸甚。臣愚憂國。敢冒死竭拳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禹國是之詔既下。維新之議已決。而大臣等有所挾持。腹誹特甚。康有爲正月所上請開制度局及增置十二局之疏。交總署議覆者。至五月猶未覆。皇上震怒。促其即覆。全是覆上。盡行駁斥。皇上召張蔭桓切責之。謂汝等盡駁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辦乎。張叩頭俯伏曰。此事重大。非臣數人所能決。請再派樞臣會議。皇上乃命軍機大臣會議。復駁斥。皇上復親書硃諭責之。發令再議。至六月始議上。然不過擇其細

端末節准行而已。餘仍駁斥。皇上無如之何。蓋皇上因西后之惡康。故欲借廷臣之議以行之。所以屢次發議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無權。故敢於屢次駁斥也。

先是康未召見以前。于三月時開保國會于京師。士大夫集者數百人。御史潘慶瀾黃登鑒李盛鐸屢疏劾之。既召見以後。禮部尙書許應駟御史文悌復疏劾之。皇上不爲動。而許文二人反因此獲罪焉。自是忌者益甚。謠謗紛紜。其誣辭不堪入耳矣。

西后與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見。有所詢問。惟命總署大臣傳旨。康則具摺陳奏而已。而康有爲所以啓沃聖心。毗贊維新者。則尤在密書進呈之一事。蓋康既呈所著書。皇上覽觀。恍然於變法之條理次序。及召見時。皇上親命將所編輯歐洲列國變革各書進呈。以資采擇。康以所輯英國變政記。普國作內政寄軍令考等書進呈。又輯十年來列國統計比較表。又輯列國官制比較憲法比較進呈。皆加以案語。引證本國之事。斟酌損益。其言深切。皇上深納之。既乃輯法蘭西革命記。波蘭滅亡記等書。極言守舊不變。壓制其民。必至亡國。其言哀痛迫切。上大爲感動。故改革之行。加勇決焉。康所陳改革大綱節目。多詳於箸書之中。外人不知之。故咸竊竊

焉疑削康之出入宮禁。私與 皇上密謀也。上覽奏甚速。一冊甫上。旋即追問。明旨數四。皆命樞臣廖壽恒傳之。

六月。大學士孫家鼐上疏請派康督辦上海官報。蓋軍機大臣授意欲出康使居外。以翦 皇上之羽翼也。皇上下詔命康辦報。而又令其將所籌各書進呈完畢。然後出京。蓋避嫌疑而欲保全之也。

至七月。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爲四品卿。參預新政。蓋因楊銳。劉光第。皆保國會會員。且由陳寶箴奏薦。林旭則康之弟子。而譚嗣同爲康所最親信之人也。

皇上因西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 皇上有所詢問于康。則命四卿傳旨。康有所陳奏。亦由四卿密陳。不復由總署大臣矣。

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間。有湖南守舊黨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爲梁啓超。摘梁在時務報論說及湖南時務學堂講義中之言民權自由者。指爲大逆不道。條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加罪二人。猶恐西后見之。乃命譚嗣同將其原摺按條駁斥。然後以呈西

后。蓋所以保全之者無所不至矣。然是時變象已成。未及數日。即有詔命康速出上海。而兩次密詔亦相隨而下矣。

第二章 新政詔書恭跋

皇上雖上制於西后。下準於大臣。不能有其權。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來。三月之間。所行新政。渙汗大號。實有足驚者。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紀之政蹟。尙不能及其一二也。我國凡百政務。皆以詔書爲憑。而詔書又分兩種。一爲明諭。下之于內閣。刊之于邸報。臣民共見者也。一爲廷寄。亦名交片下之于軍機處。不刊於邸報。民不能共見者也。今特取邸報之明諭有關新政者。揭載於下。逐條加以跋語。而廷寄猶未能備載焉。雖然。觀于此而我 皇上之英明仁厚勇決。亦可以略窺一斑矣。

四月二十三日 上諭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託於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

衆喙嘖嘖。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着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案我國迫於外侮。當變法者。蓋六十餘年矣。然此六十餘年中。可分爲四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籌海國圖志。倡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林則徐乃創

譯西報。實爲變法之萌芽。然此後二十餘年。疊經大患。國中一切守舊。實無毫釐變法之說也。是爲第一界。同治初年。創鉅痛深。曾國藩曾借洋將。漸知西人之長。創製造局以製器譯書。設方言館。創招商局。派出洋學生。文祥亦稍知時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爲大使。徧交泰西各國。變法之事。于是蕪路開山矣。當時又議選翰林部曹。入同文館學西文。而倭仁以理學重名爲宰相。以死爭之。敗此大舉。且舉國守攘夷之說。郭嵩燾以通才奉使。深明時局。歸而昌言。爲朝士所攻。卒罷去。至於光緒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恥言西學。有談者。詆爲漢奸。不齒士類。蓋西法萌芽。而俗尙深惡。是爲第二界。馬江敗後。識者漸知西法之不能盡拒。談洋務者亦不以爲深恥。然大臣未解。惡者尙多。議開鐵路。猶多方撻斥。蓋製造局譯出之書。三十餘年。而銷售僅一萬三千本。京師書肆尙無地球圖。其講求之寡可想矣。蓋漸知西學。而莫肯講求。是爲第三界。然盡此六十年中。朝士卽有言西法者。不過稱其船堅砲利製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過砲械軍兵而已。無人知有學者。更無人知有政者。自甲午東事敗後。朝野乃知舊法之不足恃。於是言變法者乃紛紛。樞臣翁同和首先講求輔導。

皇上決意變法。皇上聖明。日明外事。乙未五月翁同和擬旨十二道。欲大行變法之事。以恭邸未協而止。然朝士紛紛言新法。漸知學堂爲變法之本。而皇上頗催辦鐵路礦務學堂之事。未幾西后復收大權。皇上幾被廢。新政遂止。然而強學會時務報大呼於天下。天下人士咸知變法。風氣大開矣。是爲第四界。然明于下而未行於上。新舊相爭。大臣多不以爲然。以未定國是故也。標準未着。人心不一。趨向未定。雖云變法。仍是守舊而已。及經膠州之變。朝廷益震動。康有爲于正月上書請變法。宜先定國是。下總署議。上再催而未覆。旅順大連之事繼起。皇上聖明。益明中外之故。知不變法不能立國。而恭王屢諫。謂祖宗之法不可變。上曰。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因使慶王告西后曰。朕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予我以權。寧遜位而已。西后雖憤甚。然因別有所圖。始聽。皇上之所爲。乃使慶王復于。上曰。皇上欲辦事。太后不阻也。至是恭親王適薨。翁同和輔政。銳志改革。御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相繼上書。請定國是。上旣決心。乃白西后。召軍機全堂下此詔書。宣示天下。斥墨守舊章之非。著託于老成之謬。定水火門戶之爭。明夏葛冬裘之尚。

以變法爲號令之宗旨。以西學爲臣民之講求。著爲國是。以定衆向。然後變法之事乃決。人心乃一。趨向乃定。自是天下嚮風。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紛紛言變法。蓋爲四千年撥舊開新之大舉。聖謨洋洋。一切維新。基于此詔。新政之行。開于此日。

又按大學堂之詔。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決行之。特令翰林部曹侍衛道府州縣大臣子弟武職咸入學。其規模亦廣大矣。

四月二十五日。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舉通達時務人材一摺。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着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着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啓超。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看具奏。欽此。

謹案國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見。召見小臣。自咸豐後四十餘年未有之異數也。啓超以布衣召見。尤爲本朝數百年所未見。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黃均隆。參劾黃遵憲譚嗣同及啓超。兩疏並上。皇上於劾者置之不問。於薦者明發諭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

四月二十七日。硃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翁同和。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衆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多年。不忍遽加發譴。着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同日。上諭自後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賞賜。及補授文武一品滿漢侍郎。均著於具摺後。恭詣皇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提督等官。亦著一體具摺奏謝。欽此。

同日。上諭王文韶著迅即來京陛見。直隸總督着榮祿暫行署理。欽此。

謹案國是之詔甫下。聽。皇上辦事之命甫行。而。上之師傅親臣在樞垣者即已見逐。太后既歸政。例不見臣工。不別具摺。至是忽令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並令外官具摺蓋訓政之事。已發於是。榮祿爲西后第一親信之臣。恭親王既薨。不入樞垣輔政。而反出督直隸者。蓋以統北洋三軍。預發天津閱兵之詔。以謀行廢立之事也。康有爲等召見。尙在二十八日。一切新政之行。皆在廿八日以後。而廿七日翁同和見逐。榮祿督師。西后見大臣。篡廢之謀已伏。內之則軍機大臣中禮親王爲榮之

姻家。剛毅爲榮之羽翼。外之則北洋三軍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爲榮之腹心。一切布置已定。大權在手。故榮祿至直隸任。瀝陳地方辦事情形之摺。上于西后。而不上於皇上。蓋隱謀久定。故敢藐視君上如此。此實幽廢皇上誅捕帝黨之先聲。而案源不在八月六日。而在四月二十七日也。外人不諳朝事。或疑因維新之急激。遂以致敗。由未知廢立之局早定。西后榮祿預布網羅聽其跳躍。專待天津兵以行大事耳。皇上自知之。而冀挽回大局於一二。且冀收人才以救危機。康有爲亦明知之。以中國危亡。聖主危險。入天羅地網而思救之。蓋皆有萬難之苦衷。苟未深知西后榮祿之密謀。不能論維新成敗之大局也。

五月初二日。上諭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一摺。着許應駘按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欽此。

謹案今年正月上諭舉行經濟特科之外。更舉經濟常科。試時務策論。及政治法律財政外交物理各專門之學。實爲非常之舉。以開民智而救八股愚民之害者也。其試科章程。交禮部議。許應駘爲禮部尙書。乃欲將經濟科歸併於八股。士論大譁。楊

深秀宋伯魯開新志士之眉目也。不畏強禦。合詞劾之。皇上深惡其阻撓。卽欲黜之。剛毅爲之代求。故僅使回奏。後卒因其抑遏王照之奏。而黜禮部全堂。賈由深惡許應騫也。然自此上位遂不保。嗚呼。以天子之權。而不能去一尙書。可勝慨哉。

初五日。上諭我朝沿宋明舊制。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攷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一時文運昌明。儒生稽古窮經。類能推究本原。闡明義理。制科所得。實不乏通經致用之才。乃近來風尙日漓。文體日敝。試場獻藝。大都循題敷衍。於經義罕有發明。而淺陋空疎者。每獲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卽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於士子爲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爲根柢。策論與制藝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爲通儒。毋得競逞辯博。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至意。欽此。

謹案經義試士始於王安石。而明初定爲八股體式。尊其體曰代孔孟立言。嚴其格

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不得言秦漢以後之事。於是士人皆束書不觀。爭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漢祖唐宗爲何物者。更無論地球各國矣。然而此輩循資按格。即可以致大位作公卿。老壽者即可爲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長爲長吏矣。以國事民事託於此輩之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況士也者。又農工商賈婦孺之所瞻仰而則效者也。士既如是。則舉國之民從而化之。民之愚國之弱皆由於此。昔人謂入股之害甚於焚書坑儒。實非過激之言也。故深知中國實情者。莫不謂入股爲致弱之根原。蓋學問立國之基礎。而入股者乃率天下之人使不學者也。近日有志之士。謂入股與中國不兩立。豈不然哉。康有爲及御史楊深秀。於三月時曾上書請廢之。爲許應駸所駁。遂不行。四月初旬梁啓超復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之。格不達。至康有爲張元濟召見。皆力陳其害。康至謂遼臺之割。二百兆之償。琉球安南緬甸之棄。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輸與人。國之弱。民之貧。皆由入股害之。皇上喟然曰。西人皆曰爲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爲無用之學。康卽請曰。皇上知其無用。能廢之乎。上曰可也。於是康退朝告宋伯魯使抗疏再言之。康亦自

上一書。疏既上。上命軍機大臣立擬此旨。剛毅謂此乃祖制。不可輕廢。請下部議。上曰。部臣據舊例以議新政。惟有駁之而已。吾意已決。何議爲。詔遂下。於是海內有志之士。讀詔書。皆酌酒相慶。以爲去千年愚民之弊。爲維新第一大事也。八股既廢。數月以來。天下移風。數千萬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園冊子帖括講章。而爭講萬國之故。及各種新學。爭閱地圖。爭講譯出之西書。昔之夢夢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國爲世界上獨一無二之國者。今則忽然開目。憬然知中國以外。尚有如許多國。而頑陋倨傲之意見。可以頓釋矣。雖僅數月。八股旋復。而耳目既開。民智驟進。自有不甘於謬陋者。舊藩頓決。泉湧濤奔。非復如昔日之可以揜閉抑遏矣。故此數月廢八股之效。其於他日黃種之存亡。實大有關係也。然愚陋守舊之徒。驟失所業。恨康有爲特甚。至有欲聚而毆之者。自是謠詠大興。亦徧於天下。又按世之論者。多以爲此次政變。由急激所招。夫所謂急激者。殆謂不順人情。故召怨謗也。然怨謗之起。莫甚於廢八股一事。然世之論者。將畏謗而不廢八股乎。不廢八股。可以爲治乎。吾欲問之。

初八日 上諭茲當整飭庶務之際。部院各衙門承辦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特降諭旨。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議奏。即著迅速覆奏。毋再遲延。其各部院衙門。於奉旨交議事件。務當督飭司員。尅期議覆。倘再仍前玩愒。並不依限覆奏。定卽從嚴懲治不貸。欽此。

謹案我國向來一統。以高臥無事爲治。故設官分職。互相鈐制。一職而有數人。一人而兼數職。遂相牽相諉。至無一事能辦者。大學堂自乙未年下詔開辦。至今三年。四煩上諭矣。而大臣猶視同無物。若非 皇上之雷厲風行。諄諄催問。必將再延三年。尙無一字矣。而外人猶訾 上之急激。局外人豈知局中之苦哉。

十五日 上諭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奏。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詳細章程。繕單呈覽一摺。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闊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才。現據該王大臣詳擬章程。參用泰西學規。綱舉目張。尙屬周備。卽著照所議辦理。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辦事各員。由該大臣慎選分派。至總教習綜司功課。尤須選擇學該中外之士。奏請簡派。其分教習各員。亦一體精選。中西並用。所需

興辦經費。及常年用款。著戶部分別籌撥。所有原設官書局。及新設之譯書局。均著併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此次設立大學堂。爲廣育人材。講求時務起見。該教習等。按照奏定課程。認真訓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興實學至意。欽此。

謹按自甲午以前。我國士大夫言西法者。以爲西人之長。不過在船堅砲利。機器精奇。故學之者亦不過砲械船艦而已。此實我國致敗之由也。乙未和議成後。士夫漸知泰西之強。由于學術。頗有上書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爲深切詳明。得旨允行。而恭親王剛毅等。謂可以緩辦。諸臣和之。故雖奉明詔。而東高閣者三年矣。皇上旣毅然定國是。決行改革。深知現時人才未足。爲變法之用。故首注意學校。三令五申。諸大臣奉嚴旨。令速擬章程。咸倉皇不知所出。蓋中國向未有學校之舉。無成案可稽也。當時軍機大臣及總署大臣。咸飭人來屬。梁啓超代草。梁乃畧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學校之舉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發論。上之盈廷之抗議。凡歷三年。猶煩聖主屢次敦迫。僅乃有成。其難如此。然其後猶以辦理非人。成效難覩。蓋變法而不全變。有

法無人之弊也。

同日 上諭舉人梁啓超着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欽此。

謹案中國之弱。由於民愚也。民之愚由於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也。欲救其敝。當有二端。一曰開學校以習西文。二曰將西書譯成漢字。二者不可偏廢也。然學校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長成。多難就學。而童幼腦智未啓。學力尙淺。故其通達事理。能受學力。又每不如長成之人。且主持現今之國論者。在長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實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齒方壯志氣遠大之人。多讀西書通西學而後可。故譯書實爲改革第一急務也。中國舊有譯出之書。詳於醫學兵學。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財政法律等書。則幾絕無焉。且亦皆數十年前之舊本。西人悉已吐棄者。故不能啓發才智。轉移士論也。康有爲於光緒二十一年開強學會於上海。倡譯日本書之論。蓋以日本與我同文。譯之較易也。後強學會被禁。事遂中止。康復說張之洞籌款辦之。張許諾而卒不辦。至是御史楊深秀上書言譯書之要。梁啓超以是日召見。上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厲。遂有是命。

十六日。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覆御史曾宗彥奏請振興農學一摺。農務爲富國根本。亟宜振興。各省可耕之土。未盡地力者尙多。著各督撫督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民。兼採中西各法。切實興辦。不准空言搪塞。須知講求農政。本古人勞農勸相之意。是在地方官隨時維持保護。實力奉行。如果辦有成效。准該督撫奏請獎叙。上海近日創設農學會。頗開風氣。著劉坤一查明該學章程。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頒行。其外洋農務諸書。並著各省學堂廣爲編譯。以資肄習。欽此。

謹案中國向來言西法者。知有兵耳。而皇上注意富民。整飭農業。采及西法。可謂知本。結會集社。向爲國禁。康有爲前後開強學會。保國會。及湖南志士所開南學會。皆被參劾。上悉不問。強學會雖封禁。旋改爲官報局。于是各省學會極盛。更僕難數。農學會梁啓超與諸同志共創之于上海者也。至是乃採章頒行。破舊例。愚民抑遏之風。開維新聚衆講求之業。以智民而利國。豈漢唐宋明之主。專務遏制其民者所能比哉。

五月十七日。上諭自古政治之道。必以開物成務爲先。近來各國通商。工藝繁興。風

氣日闢。中國地大物博。聰明才力。不乏傑出之英。祇以囿于舊習。未能自出新奇。現在振興庶務。富強至計。首在鼓勵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係堪資實用者。尤宜懸賞以爲之勸。或量其材能。試以實職。或錫之章服。表以殊榮。所製之器。頒給執照。酌定年限。准其專利售賣。其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礮各廠。有裨於經國遠猷。殖民大計。並著照軍功之例。給予特賞。以昭激勵。其如何詳定章程之處。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卽行妥議具奏。欽此。

謹案歐西當四五百年前。守舊愚弱甚矣。自創學級之賞。定專許之例。懸重賞。立高料。鼓勵士民。以創新法製新器。尋新地。于是新洲發見。新學大昌。新器大行。士民益智。國勢益強。其本皆由于此。康有爲既請廢入股。以去窒塞靈明之具。復上此摺。以開窮理製器之風。皇上深知民智之當開。立即施行。懸破格之賞。予清要之官。立專賣特許之條。俾國中士民。移其向者作八股之聰明才力。爲講求實學之用。蓋所以鼓勵之者。得其本矣。中國人之聰明。本不讓歐西。特千年以來。君上務以愚民爲術。抑遏既久。故日卽於固陋耳。苟能導之。則公輸子之飛鳶。偃師之製人。張衡之地

動儀。諸葛之木牛流馬。祖暅之輪船。宇文愷之行城。元順帝之自鳴鐘。張騫之鑿空西域。甘英之通大秦。郭守敬之創大統曆。測吉州謙州。必有紛紛出者。百十年後。才智心思之闢。萬億新器新書新法新政之由。豈可量哉。則皆自我。皇上此詔開之矣。

二十一日。上諭前據順天府尹胡燏棻奏請精練陸軍並神機營改用新法操演。出使大臣伍廷芳奏京營綠營參用西法各摺片。先後諭令軍機大臣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妥議。茲據該王大臣等會同議奏。改練洋操爲練兵要著。各省綠營練勇。迭經諭令認真裁併。一律挑練。著該將軍督撫歸入前次戶部兵部議覆御史曾宗彥請改操摺內。一併迅速籌議。切實具奏。神機營業經挑選馬步官兵一萬人。勤加訓練。即著汰弱留強。實力講求。務成勁旅。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驍騎營。兩翼前鋒護軍營。均著以五成改習洋槍。五成改習洋機抬槍。著派奕劻色楞額永隆管理八旗驍騎營。崇禮載卓蘇魯岱管理兩翼前鋒護軍營。奕劻向來辦事認真熟諳武備。務須會同簡派各員。並督同各旗營專操大臣。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認真操演。其八旗漢軍礮營

藤牌營，著一併改用新法。挑練精壯。如式演練。以成有用之兵。更使日起有功。何惜寬籌餉項。各直省將軍督撫及該管王大臣等。務當振刷精神。屏除積習。毋得始勤終怠。至一切陣法器械營制餉章。及挑選將弁教習各節。著按照胡燏棻等所奏。議定切實辦法。奏明辦理。用副朝廷整軍經武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查中國之兵向爲防盜賊而設。故極劣弱。皇上刻意革新。故亟采廷議而改革也。

二十二日 上諭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肄業者由小學中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觀。惟各省中學小學尙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省會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闡姓規。聞頗有溢

款。此外陋規濫費。當亦不少。著該督撫儘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能捐建學堂。或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獨力措捐鉅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卽著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徧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案此次改革。百度未遑。而首注意於教育者。蓋中國今日之大患。苦於人材不足。而人材所以不足。由學校不興也。京師既設大學堂矣。而無中學小學師範學鄉學。則所成就無幾也。故康有爲上疏言之。而皇上立採之。中國淫祠之風最盛。而僧侶廟社之產業最富。向之言教育者。苦經費之難籌。今但移此款以用之。自恢恢有餘矣。政變以後。下詔廢各省學校。然民間私立者尙紛紛。亦由民智已開。不可抑遏。則此詔之功也。

同日奉 上諭各國傳教載在條約。迭經諭令各該督撫妥爲保護。以期民教相安。乃

本年四川江北廳等處教案未了。廣西永安州復有殺斃教民之事。湖北沙市亦有因案牽連之事。總由地方官不能仰體朝廷諄諄誥誡之意。遇有民教交涉案件。非漫不經心。別意存歧視。畛域未化。斯嫌隙易生。無怪教案之層見迭出也。用是特加申諭。各直省大吏。凡有教堂州縣。務當諄飭地方官實力保護。平日如有教士謁見。不得有意拒絕。使彼此誠信相孚。從教之人。自不致藉端生事。一面開導百姓。毋以薄物細故。輕啓釁端。即使事出倉猝。該管官吏果能持平辦理。亦何難消患未萌。是在各該將軍督撫嚴飭所屬。隨時妥慎籌辦。從前未結之案。即著迅速了結。此後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範不力。除將該地方官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定新章從嚴懲辦外。該將軍督撫責無旁貸。亦必執法從事。勿謂言之不預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案中國交涉最危險而無憑之事。莫若教案矣。二十年來層見疊出。償款認罪。無歲無之。其甚者。則如膠州之役。以兩教師之命。而失百方里之地。教堂滿地。無處不可起釁。故教案者實割地之藥線也。教案之起。雖由暴徒藉端生事。亦緣朝廷及長官有仇視外人之心。故奸民乃因而乘之。觀于 皇上改革以來。三月間未聞有一

教案。

沙市及四川金蠻子皆在改革以前之事

及政變之第四日。而北京暴徒即起。兩月以來。殺宣教師之

案已五六見矣。可見民間舉動。實視朝廷之意嚮爲轉移也。

二十三日。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禮部奏。遵議經濟特科章程開單呈覽一摺。所擬章程六條。尙屬詳備。卽著照所請行。經濟特科。原期振興士氣。亟應認真選舉。以廣登進而勵人才。著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各舉所知。限於三個月內。迅速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考試。一俟咨送人數足敷考選。卽可隨時奏請定期舉行。不必俟各省彙齊再行請旨。用副朝廷側席求賢至意。該衙門知道。單併發。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案常科以八股楷法取士。但使能作八股能作五楷。雖一書不讀。亦可入翰林。登顯秩。積資以致公卿督撫。下之亦爲道府試差。退之亦爲山長貴紳。故天下咸趨向焉。相率于不讀書不講時務。人才愚陋。實由于此。自康熙乾隆兩次舉行特科。得人爲盛。咸豐元年張庚請舉之。同治元年薛福成請舉之。皆不行。自膠州之變。樞臣翁同和撫膺太息。謂當此時變。不能不破格求才。貴州學政嚴修。適抗疏請舉特科。得

旨允行。當時八股未廢。得此亦足稍新耳目。蓋實新政最初之起點也。乃詔下數月。而大臣遷延觀望。不肯薦人。蓋意欲阻撓也。至是學士徐致靖御史宋伯魯上書言之。再下詔催迫。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倉場侍郎李端棻。首舉十數人。自是舉者紛起。才智之士漸進矣。

二十八日 上諭裁空糧。節餉需。爲方今救弊之要圖。前經諭令各省體察情形。妥速具奏。現據該將軍督撫先後奏陳。或裁制兵。或裁防勇。或裁練軍。或稱業經裁併。無可再裁。當經詳加披閱。各省情形雖屬不同。但法敝則亟宜變通。財匱則尤資補救。其已裁者卽著照擬定章程。妥切辦理。其未裁者。仍著再行切實酌覈。總期裁一名空糧。卽節一分虛糜。空糧裁盡。餉項自舒。無論水陸各軍。一律挑留精壯。勤加訓練。俾成勁旅。並著遵照前降諭旨。力行保甲。詰奸禁暴。相輔而行。再能整頓釐金。嚴杜中飽。富國強兵之計。無有亟於此者。當茲時事多艱。朕宵旰焦勞。力圖振作。每待臣下以誠。而竟不以誠相應。各該疆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誥誡諄諄。仍復掩飾支吾。苟且塞責耶。經此次諄諭之後。儻再有仍前敷衍。不肯實力奉行。經朕查出。或別經發覺。試問各該

大臣能當此重咎否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案我國綠營兵之無用。人人知之矣。自甲午以後。論時務者多請裁撤。翁同和主之尤力。而恭邸未盡以爲然。故乙未年僅裁十分之三。至是。皇上尤諄諄言之。惟裁兵之責在督撫。而督撫用舍之權在西后。督撫知上之無權。故無所畏。詔旨頻下。玩視如故。詔中謂朕待臣下以誠。而竟不以誠相應。撙節支吾。苟且塞責。皆各督撫實在情形也。裁兵一事如此。他事亦無不如此。局中可憤可痛之情形。非局外所能知也。苟非如此。則此數月之改革。其成就豈止此哉。

二十九日。上諭孫家鼐敬陳管見一摺。據稱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鄒廬抗議一書。最爲精密。著卽印刷一千部。頒發各衙門悉心核看。逐條簽出。各註簡明論說。分別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軍機處彙核進呈。以備采擇。欽此。

謹案校鄒廬抗議一書。雖于開新條理未盡周備。而於除舊弊之法。言之甚詳。亦我國政論之稍佳者也。皇上命羣臣簽注之。蓋借此以驗臣下之才識何如。並博採衆論之意也。

六月初一日。上諭張之洞陳寶箴奏請飭妥議科舉章程。並酌改考試詩賦小楷之法。一摺。鄉會試改試策論。前據禮部詳擬分場命題各章程。已依議行。茲據該督等奏稱宜合科舉經濟學堂爲一事。求才不厭多門。而學術仍歸一是。擬爲先博後約。隨場去取之法。將三場先後之序互易等語。朕詳加披閱。所奏各節。剴切周詳。頗中肯綮。著照所擬鄉會試仍定爲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首場按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錄取。取者始准試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完畢。如額取中。其學試歲科兩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義經義各一篇。禮部即通行各省。一體遵照。朝廷於科舉一事。斟酌至再。不厭求詳。典試諸臣。當仰體此意。精心衡校。以期遴選眞才。至詞章楷法。雖館閣撰擬。應奉文字。未可盡廢。如需用此項人員。自當先期特降諭旨考試。偶一舉行。不爲常例。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爲主。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爲高下。以勵碩學而黜浮華。其未盡事宜。仍著該部隨時妥酌具奏。欽此。

謹案以科舉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故不惟八股當廢。卽科舉亦當全廢。而一切學級。悉自學校出。此乃正理也。然此次不卽爾者。蓋使數百萬之老舉人。老秀才。一旦盡失其登進之路。恐未免傷於急激。且學校生徒之成就。亦當期之於數年以後。故此數年中。借策論科舉爲引渡。此亦不得已之辦法也。此上諭中謂合科舉學堂爲一事。卽此意也。我朝自乾隆以後。專以楷法取士。自舉人之覆試。進士之殿試。朝考。翰林之大考。以及考試。差考。御史考。中書考。廩生考。教習考。優貢拔貢。乃至考軍機章京。考總理衙門章京。莫不惟楷法是重。苟楷法不工。雖有賈董之學。管樂之才。亦必見擯。其工者則雖一書不讀。一事不知。亦可以致高位。持國柄。故楷法之汨沒。人才。尤甚於八股焉。蓋八股之考試。通籍以後。卽可不用。而楷法之考試。當官者所日夕而陷溺也。皇上一切掃除而更張之。然後舉國之士民。得以有用之精神。治有用之學矣。

初八日 上諭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爲官報一摺。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達民情。必應官爲倡辦。該大臣所擬章程三條。似尙周妥。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爲官

報。派康有爲督辦其事。所出之報。隨時進呈。其天津上海湖北廣東等處報館。凡有報章。著該督撫咨送都察院及大學堂各一分。擇其有關時務者。由大學堂一律呈覽。至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開擴見聞爲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籌官報經費。即依議行。欽此。

謹按專制之國家。最惡報館。此不獨中國惟然。而中國尤甚者也。往者各省報館。多禁發刊。故各報皆借西人爲護符。而報章亦罕有佳者。乙未和議成後。康有爲黃遵憲等開強學會。刊強學報。旋被封禁。丙申間黃遵憲梁啓超汪康年等。乃續開時務報於上海。大聲疾呼。讀者頗爲感動。士論一變。至今年六月。皇上命取時務報呈覽。至是特設官報。派通才督辦。蓋洞知各國民智之開。皆由報館。故於維新之始。首注意於是也。至於各處報章。悉令進呈。並命臚陳利弊。據實昌言。毋存忌諱。雖古聖之懸轡設鐸。豈能比之哉。雖泰西立憲政治之國。亦不過是也。

十一日 上諭李端棻奏各省學堂請特派紳士督辦等語。現在京師大學堂業經專派管學大臣尅日興辦。各省中學堂小學堂亦當一律設立。以爲培養人才之本。惟事

屬創始。首貴得人。著各直省督撫就各省在籍紳士選擇品學兼優能符衆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該處學堂一切事宜。隨時稟承督撫認真經理。該督撫慎選有人。即著奏明派充。以專責成。而收實效。欽此。

謹按我國以資格用人。直省地方長官。類皆庸老冗闕。不通外事。且定例本省之人。不能任本省官。以數千里外之人。治數千里外之事。其必不能周備明矣。皇上改革之始。尤注意于教育制度。故各州縣徧設學堂之詔屢頒。此詔命以各省在籍紳士督辦。實爲地方自治之權輿。蓋將以學校一事爲起點。推而及於他事也。

同日 上諭李端棻奏請刪改則例等語。各衙門咸有例案。勒爲成書。勸若畫一。不特易於遵守。兼可杜吏胥任意准駁之弊。法至善也。乃閱時既久。各衙門例案太煩。堂司各官不能盡記。吏胥因緣爲奸。舞文弄法。無所不至。時或舍例引案。尤多牽混附會。無論或准或駁。皆恃例案爲藏身之固。是非大加刪訂。使之歸於簡易不可。著各部院堂官督飭司員。各將該衙門舊例。細心紬繹。其有語涉兩歧。易滋弊混。或貌似詳細。揆之情理。實多窒礙者。概行刪去。另定簡明則例。奏准施行。尤不得藉口無例可援。濫引成

案。致啓弊端。如有事屬創辦。不能以成例相繩者。准該衙門隨時據實聲明。請旨辦理。仍按衙門煩簡。立定期限。督飭司員。迅速辦竣具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案變法必須從本原變起。斟酌中外。草定法令。勒定各衙門治事詳細規則。此本原中之本原也。康有爲曾屢上摺。請開制度局。將大徵天下之賢才。廣羅萬國之憲法。參以本邦之情形。大加審定。興利除害。使之顯若劃一。有條不紊。然後見之施行。然以皇上無權不能行也。又以異邦人之在中國者。得有治外法權。不受政府之管。損辱國體。莫此爲甚。而我邦刑律太苛。不近情理。勢難強人就我。故擬采歐洲之制。先更律法。以爲他日條約更正張本。至是李端棻言之。故有刪改則例之諭。蓋制于西后。未敢開局大修法制。先借是爲嚆矢耳。

十九日。上諭英美日本各埠僑寓華民衆多。羣居錯處。不乏可造之才。亟應設立學堂。兼肄中西文字。以廣教育。着出使大臣等體查情形。妥爲勸辦。議定章程詳晰覆奏。欽此。

謹案我國寄留外邦之民。五百餘萬。可當泰西一小國矣。其人多懷忠義。知愛國之

理過于內地。惜教育不興。成就遂少。於時 皇上從善如流。尤注意教育。故有此命。可謂規模宏遠矣。

二十三日 上諭。目今時局艱難。欲求自強之策。不得不舍舊圖新。前因中外臣工。半多墨守舊章。曾經剴切曉諭。勗以講求時務。勿蹈宋明積習。諄諄訓誡。不啻三令五申。惟是朝廷用意之所在。大小臣工。恐未盡深悉。現在應辦一切要務。造端宏大。條目繁多。不得不采集衆長。折衷一是。遇有交議事件。內外諸臣。務當周諮博訪。詳細討論。毋緣飾經術。附會古義。毋膠執成見。隱便身圖。儻面從心違。希冀敷衍塞責。致令朝廷實事求是之意。失其本指。甚非朕所望於諸臣也。總之無動爲大。病在痿痺。積弊太深。諸臣所宜力戒。即如陳寶箴自簡任湖南巡撫以來。銳意整頓。即不免指摘紛乘。此等悠悠之口。屬在搢紳。倘亦隨聲附和。則是有意阻撓。不顧大局。必當予以嚴懲。斷難寬貸。至於襄理庶務。需才甚多。上年曾有考試各部院司員之諭。著各該堂官認真考察。果係有用之材。即當據實臚陳。候朕錄用。如或闡茸不職。亦當立予參劾。毋令濫竽。當此時事孔棘。朕甚後懲前。深維窮變通久之義。則創辦一切。實具萬不得已之苦衷。用再

明白申諭。爾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誠相感。庶國是以定。而治理蒸蒸日上。朕有厚望焉。欽此。

謹按我國此次改革。以湖南爲先導。是時雖新政屢下。然因皇上無權。不敢多所興舉。然守舊諸臣。已腹誹色怒。羣聚謗議。斯時湖南守舊黨力與新政爲難。先後參劾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徐仁鑄。按察使黃遵憲。學校教習梁啓超。紳士譚嗣同。熊希齡等。妄造謠言。不可聽聞。至是皇上下詔褒獎陳寶箴。而切責頑固黨。自此浮議乃稍息。然任事之難。亦可想見矣。非身入其中者。不知甘苦也。

同日 上諭中國創建水師。歷有年所。惟是制勝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將領之才。必以學問爲根本。應如何增設學額。添製練船。講求駕駛。諳習風濤。以備異日增購戰船。可期統帶得力。著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將軍督撫一體實力籌辦。妥議具奏。至鐵路礦務。爲目今切要之圖。造端伊始。亟應設立學堂。預備人材。方可冀收實效。所有各處鐵路扼要之區。及開礦省分。應行增設學堂。切實舉辦之處。著王文韶張蔭桓悉心籌議。奏明辦理。欽此。

謹案 皇上以爲改革之事。全賴人才。故首注意教育。凡水師鐵路礦務。各設專門學堂。此本原之道也。

二十九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工部主事康有爲條陳。請興農殖民以富國本一摺。訓農通商。爲立國大端。前迭諭各省整頓農務。工務商務。以冀開闢利源。各處辦理如何。現尙未據奏報。萬寶之原。均出於地。地利日闢。則物產日阜。卽商務亦可日漸擴充。是訓農又爲通商惠工之本。中國向本重農。惟向無專董其事者。非大爲倡導。不足以鼓舞振興。著卽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爲督理。端方著開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吳懋鼎。均着賞給三品卿銜。一切事件。准其隨時具奏。其各省府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講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爲之率。其工學商學各事宜。亦著一體認真舉辦。統歸督理農工商總局端方等。隨時考查。各直省卽由該督撫設立分局。選派通達時務公正廉明之紳士二三員。總司其事。所有各局開辦日期。及派出辦理之員。並著先行電奏。此事創辦之始。必須官民一氣。實力實心。方可漸收實效。端方等及各該督撫等。務當仰

體朝廷率作興事之意。考取新法。精益求精。庶幾農業興而生殖日繁。商業盛而流通益廣。悉以植富強之基。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謹案各國皆有農商部。而我國獨無之。今此次乃創立農商部之始。皇上留心內治。特重民政。故首舉之。

七月初十日。上諭孫家鼐奏舉人梁啓超。請設立編譯學堂。准予學生出身。並書籍報紙。懇免納稅。據呈代奏一摺。該舉人辦理譯書局事務。擬就上海設立學堂。自爲培養譯才起見。如果學業有成。考驗屬實。准其作爲學生出身。至書籍報紙。一律免稅。均著照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

謹按我國科舉。向皆由學政考試。乃得出身。學校生徒。向無學級。故不足以鼓勵人。才。梁啓超以徵員所開之學校。而請學生之出身。實爲四千年之創舉。非皇上之聖明剛決。采擇新法。豈能許之哉。

同日。上諭近來朝廷整頓庶務。如學堂。商務。鐵路。礦務。一切新政。迭經諭令各將軍。督撫切實籌辦。並令將辦理情形。先行具奏。該將軍督撫等。自應仰體朝廷孜孜求治。

至意。內外一心。迅速辦理。方爲不負委任。乃各省積習相沿。因循玩愒。雖經嚴旨敦迫。猶復意存觀望。卽如劉坤一譚鍾麟。總督兩江兩廣地方。於本年五六月間。諭令籌辦之事。並無一字覆奏。迨經電旨催問。劉坤一則藉口部文未到。一電塞責。譚鍾麟且並電旨未覆。置若罔聞。該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復何望。倘再藉詞宕延。定必予以懲處。直隸距京咫尺。榮祿於奉旨交辦各件。尤當上緊趕辦。陸續奏陳。其餘各省督撫。亦當振刷精神。一體急速籌辦。毋得遲玩。致干咎戾。欽此。

謹按自四月以來。明詔累下。舉行新政。責成督撫。而除湖南巡撫陳寶箴外。寡有能奉行詔書者。上雖諄諭。至於三令五申。仍復藐爲具文。此先帝時之所無。觀歷朝聖訓可見也。然上雖盛怒。數四嚴責。終不能去一人。或懲一人者。以督撫皆西后所用。皇上無用舍之權。故督撫皆藐視之。而不奉維新之令也。由是以觀。自光緒紀元二十四年中。一切用人行政。于皇上無預可見矣。凡割地賠款。輸與利權之事。於皇上無預可見矣。凡貪風陋政。於皇上無預可見矣。自今年四月下詔定國是以來。始爲皇上之政。然大舉之事。若開制度局。派新政使等事。皆不能行。欲

去守舊衰謬之臣不能去。欲用開新通達之才不能用。則此三月之中。雖聖政維新。然能行皇上之意。以成新政之規模條理者。蓋千萬而不得一可見矣。若令上有全權。用人行政。豈其若是。此諭雖明責譚劉。實則深惡榮祿。而宣其罪。責其奉旨交辦之件。而置之不顧。並不奏陳榮祿之目無皇上等諸兇戲。視王言如土苴。芻狗束閣不顧明矣。上深怒而不敢顯詞責之。上則牽譚劉而云直隸距京師咫尺。下則引各督撫而云遲玩干咎。蓋皆爲榮祿說法也。不惡而嚴溢于意表。榮祿於是畏。皇上英明。恐不自保矣。先是榮祿出督撫直隸。瀝陳地方辦事情形。上摺於西后。而不上摺於皇上。皇上有電旨申飭之。已而榮祿保薦三十餘人。皇上無一召見。無一拔用者。皇上於四五品小臣所薦。猶賜召見。而於榮祿獨爾者。蓋深惡其平日之跋扈也。至明發此諭。榮祿自知不保。而篡廢之事益亟矣。此諭於改革困難情形。及政變原因。甚有關係。不可忽諸。

十二日 上諭御史王培佑奏變法自強。當除蒙蔽。銅習一摺。現因時事多艱。朝廷振興庶務。力圖自強。尤賴樞廷及各部院大臣。共篤棗忱。竭力匡贊。以期挽救頹風。庶事

可漸臻治理。乃諸臣中恪共官守者。固亦有人。而狃於積習。不知振作者。尤難悉數。即如部院官本應常川進署。不得無故請假。議奏事件。不准延擱逾限。皆經再三訓誡。而猶陽奉陰違。似此朦蔽因循。國事何所倚賴。用特重加申儆。凡在廷大小臣工。務當洗心革面。力任其艱。於應辦各事。明定期限。不准稍涉遲玩。倘仍畏難苟且。自便身圖。經朕覺察。定必嚴加懲處。毋謂寬典可屢邀也。欽此。

謹案數月以來。新政之詔多矣。督責大臣之旨多矣。乃日日降旨嚴催。而諸臣藐然。日云必加嚴懲。而未聞一懲。蓋上無權既久。大臣所共聞知。彼等有深宮之簡畀。有宦寺之輿援。豈畏此守府之君。空文之詔哉。蓋呂武擅政。皇上無權久矣。坐視割祖宗之地。則不甘爲亡國之君。發憤爲變法之謀。則無奈此牝朝之臣。雖復詔書絡繹。奈之何哉。嗚呼。有此聖主。而不能救天下。變法不成。終日呼號。終至幽廢。嗚呼。古今人主。豈有若我皇上之不幸者乎。

十三日 上諭少詹事王錫蕃奏請飭各省設立商會。於上海設總商會等語。現在講求商務。業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並諭令劉坤一張之洞先就上海漢口試辦商務。

局。擬定辦法奏聞。現尙未據奏到。商會卽商務之一端。着劉坤一等歸案迅速妥籌具奏。其沿江沿海商賈輻輳之處。應由各該督撫一體查明辦理。所有一切開辦事宜。並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咨商各督撫詳訂章程。妥爲籌辦。欽此。

謹案商會商局一事。康有爲已經奏請。卽發交張之洞劉坤一試辦者也。未據奏到。藉臣下之言再催。張之洞亦藐視皇上。而媚事牝朝。凡各新政。皆弁髦之。可見皇上之無權也。

十四日。上諭國子監奏候補學正學錄黃贊樞條陳時事據呈代奏一摺。據稱民生日蹙。宜厚生計。蠹吏橫徵。宜嚴考查等語。朝廷整飭庶務。無日不以吏治民生爲念。重農之外。桑麻絲茶等項。均爲民間大利所在。全在官爲董勸。庶幾各治其業。成效可觀。著各直省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就物土所宜。悉心勸辦。以濬利源。親民之官。莫如牧令。近來仕途冗雜。非嚴加考查。不足以別貪廉。錢糧之浮收。胥吏之肆擾。種種殃民之事。該管上司果能悉心考核。卽不肖官吏。亦斷不至無所忌憚。著各督撫凜遵六月十五日諭旨。於所屬州縣認真查核。毋令賢否混淆。仍着隨時秉公舉劾。以資懲勸。吏治清

則民生自裕。此卽封疆大吏之責。無負朕再三申誡焉。欽此。

謹案又以農事吏事責督撫。而無如雖十令百申。彼終藐視不率。不能嚴懲。徒行空文。如皇上之無權何。至是皇上之恨大臣已極。相迫而來。不能不盛怒而去之矣。

同日 上諭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京外大小各官。舊制相沿。不無冗濫。近日臣工條奏。多以裁汰冗員爲言。雖未必盡可准行。而參酌情形。實亦有亟當改革者。朕維授事命官。不外綜核名實。現當開製百度。事務繁多。度支歲入有常。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以致礙當務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屬閒曹。無事可辦。其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事務甚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即行裁撤。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理。又外省如直隸甘肅四川等省。皆係以總督兼管巡撫事。惟湖北廣東雲南三省督撫同城。原未畫一。現在東河在山東境內者。已隸山東巡撫管理。祇河南河工。由河督專辦。今昔情形。確有不同。所有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東河總督。著一併裁撤。其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均著以總督兼管巡撫事。東河總督應辦

事宜。即著歸併河南巡撫兼辦。至各省漕運。多出海道。河運已屬無多。應徵漕糧。亦多改折。淮鹽所行省分。亦各分設督銷。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僅管疏銷之鹽道。亦均著裁缺。歸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貳等官。有但兼水利鹽捕。並無地方之責者。均屬閒冗。即著奏明裁汰。除應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諭旨。暨裁缺之巡撫河督京卿等員。聽候另行錄用外。其餘京外尚有應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減歸併各事宜。著大學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撫。分別詳議籌辦。仍將籌議情形。迅速具奏。內外諸臣。即行遵照切實辦理。不准藉口體制攸關。多方阻格。並不得以無可再裁。敷衍了事。至各省設立辦公局所。名目繁多。無非爲位置閒員地步。薪水雜支。虛糜不可勝計。迭經諭令裁併。乃竟置若罔聞。或僅聽委員劣幕舞文。一奏塞責。殊堪痛恨。著各督撫凜遵前旨。將現有各局所中冗員。一律裁撤淨盡。並將候補分發捐納勞績等項人員。一律嚴加甄別沙汰。限一月辦竣覆奏。似此實力剔除。庶幾庫款漸裕。得以宏拓新規。惟不准瞻徇情面。陽奉陰違。致干咎戾。當此國計艱難。朕宵旰焦勞。孜孜求治。詔書敦勉。動以至誠。爾在廷諸臣。暨封疆大吏。若具有天良。其尙仰體朕懷。力矯疲

玩積習。一心一德。共濟時艱。庶幾無負委任。若竟各挾私意。非自便身圖。卽見好僚屬。推諉因循。空言搪塞。定當予以重懲。決不寬貸。欽此。

謹案本朝官雖極多。然任事者皆同虛設。故冗員咸議宜裁。康有爲舊日上書亦言之。時大開言路。群言並進。上皆採納。言裁冗官者極多。而前太僕少卿岑春煊言之尤切直。上遂意決。康有爲改官制之議。本擬分別官差。以官爲虛爵。以差任職事。實欲留此虛爵。以爲轉官之地也。而 皇上惡冗舊之臣已甚。故赫然裁之。亦可謂勇猛明決矣。

十六日 上諭懷塔布等奏司員呈遞條陳。請旨辦理一摺。據稱禮部主事王照條陳時務。藉端挾制等語。朝廷廣開言路。本期明目達聰。邇言必察。前經降旨。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著由各省官代奏。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誠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權衡。無煩該堂官等總總過慮也。若如該尙書等所奏。輒以語多偏激。抑不上聞。卽係狃於積習。致成壅蔽之一端。豈於前奉諭旨毫無體會耶。懷塔布等均著交部議處。此後各衙門司員等條陳事件。呈請堂官代遞。卽由各該堂官將原封呈進。毋庸拆看。王照

原呈著留覽。欽此。

謹案王照覲 上求言之切。請 上游歷日本及各國。實爲開人所不敢開之口。又責諸臣之謬爲持正。而敢于諍 上不忠。請立教部以扶翼聖教。皆爲至言。許應騫等不肯代遞。主乃即具呈劾其堂官阻遏。到堂親遞。且謂如不遞。吾當往都察院遞之。懷塔布等不得已乃允其代奏。許應騫退而作摺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又謂其摺請 皇上游歷日本。日本多刺客。昔俄太子李鴻章曾蒙大禍。王照置 皇上于險地。故不敢代遞。然王照居心叵測。請加懲治云云。故 諭旨有是非得失。自有權衡。無煩過慮等語。又有豈于前奉 諭旨視爲無有耶等語。剛毅再三請改。乃改毫無體會四字。蓋大臣尸位。壅蔽羣僚。上惡之久矣。至是大怒。交部議處。命一切條陳呈進原封。堂官無得拆看。于是人人封章。得直達于 上。舉國鼓舞懽躍。爭求上書。民間疾苦。悉達天聽。每日每署封奏皆數十。上雞鳴而起。日哺乃罷。覽閱章奏。猶不能盡。立四軍機覽之。乃自覽朝官之奏。擇其官微稍非切要者。交四卿分覽。然猶不能了。每日必有餘摺。遞交下班。又從前儀式最嚴。一筆違誤。即至議處。至

是下僚寒士。皆不諳奏摺格式。隨手寫摺。或奏或呈。或上書。或跪或不跪。或上款或下款。種種新式。雜沓可笑。至有野人漁民。上書紙有二尺長條。言及皇上。亦不抬頭。由外省封寄。交都察院代遞。直達御前。上覽之欣笑。亦不加譴責。又有湖南舉人責之上變亂。祖宗之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等語。樞臣擬旨。請予重懲。上謂方開言路之時。不宜譴責。恐塞言路。亦寬容之。凡此等事。雖不可久長。然聖主求言之盛心。實爲中國千年所無有。雖唐虞闢門明目。禹湯懸鞞設鐸。漢文止聲受言。皆未足比此。即今日全世界之國。號稱最爲文明者。亦不聞舉國士民皆可上書于其君。而惟我皇上有之。以從古最塞之國體。一變而爲最進之國體。嗚呼。有聖主如此。宜上下讀詔書者莫不流涕也。

同日 上諭山東布政使着張人駿調補。岑春煊着補授廣東布政使。欽此。謹案岑春煊以上裁官摺。由未補缺之四品卿特簡布政使。向無此例。蓋上求言如不及。千金市駿。空谷足音。見人而喜。然皇上之權。惟能擢授至布政使而止。過是則非所及。而行政大權。皆在督撫。藩司僅奉行文書而已。然則何能爲哉。

十六日 上諭吏部戶部奏遵旨刪訂則例。具奏辦理情形各一摺。各衙門例案太煩。業經諭令迅速刪訂。吏部銓選處分二項。頭緒紛紜。戶部收支款項。名目繁多。一切章程。難免歧異。著各該堂官督飭司員。悉心刪訂。務極簡明。將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門別類。列爲一表。俾閱者一目了然。吏胥無從舞文弄法。至此項底本。即著該堂官公同核辦。戶部所請專派堂官一員勘定之處。應毋庸議。欽此。

十七日 上諭昨據吏部戶部奏刪訂則例辦理情形。當經諭令將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門別類。列爲一表。使人易曉。因思刪訂則例。各衙門均當照此辦理。以歸畫一。著該堂官等督飭司員。悉心編輯。毋稍紛歧。欽此。

謹案 上既諄諄于修定則例。刪令簡要。更發堂官以照史表例。分門別類。立法之美。學問之深。讀詔書者無不震驚。皇上學學之深于史例。而無如諸臣非出於清書。則起帖括。誰識史表之例者。有臣如此。豈復能與共治乎。而各部分派司員。例事至大。非日請宸斷。誰敢刪定。故雖屢經聖訓。循例編輯。餘則一仍其舊。無所于損益也。故變法而不全變。必不能行如此。

二十日。上諭京師爲首善之區。現在道路泥濘。溜污。河道塞壅不通。亟宜大加修理。以壯觀瞻。著工部會同統領衙門。五城御史。暨街道廳。將京城內外河道溝河。一律挑挖深通。並將各街巷道路修墊坦平。無得遷就敷衍。仍將籌辦情形。及開工日期。從速具奏。其款資著由戶部籌撥。欽此。

謹案京師街道之污穢。晴則飛塵蔽天。雨則淫潦沒脛。誠各國所無也。單子以陳道路不治。謂陳將亾。康有爲自二十年前入京師。卽力言此政。而京師大僚。未遊外域。習以爲常。不知其臭穢及道阻也。乙未年康復代人草摺言之。奉旨下工部八旗及街道廳議而不能行。蓋京師道路。歲修支帑六十萬金。而旗丁分而食之。藉此彌補。故無法清治。至是百廢具舉。上決意修路。不復交議。遂撥款舉行。非聖明深通治體。安能如此。

同日。上諭禮部尙書著裕祿。李端棻署理。禮部左侍郎著壽耆。王錫蕃署理。禮部右侍郎著薩廉。徐致靖署理。欽此。

謹案李端棻屢上封事。請開學堂定律例。開懋勤殿大誓。群臣諸大事。二品以上大

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上特拔爲禮部尙書。國朝以資格用人。侍郎須遷都御史。乃升工刑等部。禮尙必由工刑兵三部尙書轉調。此實異數也。王錫蕃徐致靖以少詹讀學升侍郎。尤爲向來所無。王徐皆頻言新政者。上之簡擢得人。不吝爵賞。破去資格如此。二十二日乃實授。今僅署理者。以上無授二品官之權。須請命太后也。上向來無用人之權。至是最爲放手辦事。然僅名署理。上之無權如此。

同日 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冗官旣裁。請酌置散卿以廣登進一摺。著孫家鼐妥速議奏。欽此。

謹按是時卿寺旣裁。于是實無散大夫以位通才資諷議者。學士徐致靖請增置散卿。實登進人材之善制也。

同日 上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欽此。謹案 上舉行新政。而樞臣耄老。不能輔佐維新。上又無權去之。又無權添用軍機大臣。至是漸操用人之權。乃選新進小臣以輔新政。以楊銳劉光第爲陳寶箴所

保。故信之。以譚嗣同爲徐致靖所保。故信之。以林旭爲康有爲之弟子。故信之。特加四品卿。令入軍機。參預新政。參預者用日本維新置參與官于宮中之義也。皇上別授硃諭于四人。令其將新政條理開列。竭力輔佐。無有畏憚。所有新政奏摺。皆令閱看。諭旨皆特令撰擬。蓋惡諸大臣既極。束之高閣。而以國政係於四卿。名爲章京。實則宰相也。後此新政。皆四人行之。密詔傳授。亦交四人焉。擢用才臣。不論資叙。四人皆負一時才望。立賢無方。蓋有成湯漢武明祖之風焉。

二十二日 上諭親民之官。莫如牧令。自來循吏著績。皆以養民教民爲先務。近來地方州縣。既有保護教民之事。又有培植學堂之舉。內政外交。責成尤關緊要。非得明體達用之能員。措置安能裕如。着各直省督撫留心訪查。所屬地方州縣官。如有通達時務。勤政愛民之能員。卽隨時保送引見。以備錄用。朕爲國爲民。殷殷求治。該督撫等務當屏去私心。汲引善類。方不負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欽此。

謹案 上注意縣令之選。而欲得通達愛民之才以獎勵之。眞得治本矣。

同日 上諭李鴻章敬信。均着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

謹案禮部全堂既斥。守舊大臣皆恐。至是咸懷震動之心。榮祿亦懼不免。于是禍變促矣。

同日。上諭前據戶部奏辦昭信股票原定章程。願借與否。聽民自便。不准苛派抑勒。嗣因地方官辦理不善。據御史黃桂鋆等先後奏參四川山東省辦理昭信股票。苛派擾民。當諭令該部妥議具奏。茲據戶部奏稱股票擾民。屢經指摘。近時收數無多。除京外各官。仍准照常請領。並官民業經認定之款。照案捐繳外。其紳商士民人等。請一概停止勸辦等語。朝廷軫念民依。原期因時制宜。與民休息。豈容不肖官吏。任意苛派。擾害閭閻。其民間現辦之昭信股票。着即停止。以示體恤而安民心。餘均照部議行。該部知道。欽此。

謹案昭信股票之害。當擬辦時。康有爲走書與當道力爭之。至是月上摺請停止。或請改歸各原省辦學工商之用。聽民捐民辦。而諸臣言者自高燮曾以後亦多。然戶部仰屋久矣。各省亦見欺即撥。萬無可停止之理。康之上摺多有止之者。不料。上之痼癩愛民。斷然停止。真出臣民意外者。以見。上之神武剛斷。而愛民至矣。

二十三日 上諭現在裁撤各衙門。業經分別歸併。所有各衙門裁缺各官。未便聽其閒散。現當振興庶務。詳劃久遠。應於鐵路礦務總局。酌設大小官員額缺。以備將來量材任使。若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吏部妥速詳議具奏。欽此。

謹案裁官爲最難之舉。以必有位置然後裁汰。乃無謗怨。上于勇除積弊之中。何嘗不寓體恤羣僚之意哉。

同日 上諭戶部奏代遞主事王鳳文請設立賑施一摺。以工代賑。實救荒之良法。中國辦理善政。舊有此條。而泰西推行尤廣。所有修造工程各業手藝。皆足爲養贍窮民之用。國家偶遇災荒。賑施動撥巨款。而在事人員。辦理不善。侵漁冒領。弊端百出。災黎轉不得均沾實惠。若以工代賑。則弊杜而工業可安。近來江蘇湖北山東等省。偏災屢告。饑民轉徙流離。朕心深爲軫念。王鳳文所請不無可採。著農工商務總局端方等。妥議開辦章程。迅速具奏。欽此。

謹案 上軫念民生。百日中詔旨無數。羣工有請。皆立見施行如此。

同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近日各衙門呈遞封奏。有一日多至數十件者。嗣後凡有

呈請代遞之件。隨到即分日進呈。不必拘定值日之期。欽此。

謹案言路大開。臣民皆得上書。故一衙門至數十摺。上閱至日昃不盡。然亦不厭。以各衙門皆待值日之期。乃爲代遞。故特命分日進呈。

同日 上諭孫家鼐奏請設醫學堂等語。醫學一門。關係至重。亟應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通。即著孫家鼐詳議辦法具奏。欽此。

謹案中國向來巫醫皆賤。故學業無成。粗識之無之人充之。雖京師之大。至無醫者。皆以士夫兼代之。若其荒僻之壤。醫者益疎淺。其輕生民戕壽命亦大矣。泰西大學。醫爲一科。今特許增之。實爲維新之一政也。

同日 上諭孫家鼐奏遵議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請酌置散卿一摺。古有侍從之臣。皆妙選才能以議庶政。現當朝廷振興百度。自應博采衆論。廣益集思。以期有裨政治。著照所議酌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各職。遇有對品卿缺。并翰林衙門對品缺出。即由吏部一體開單請旨錄用。以備獻納。仍著按品給予俸祿。應如何詳立條款。著爲定例。着該部妥議具奏。欽此。

謹按卿寺既裁。而通才諷議之官無位置。學士徐致靖特請增散大夫之職。康有爲代草摺上之。上嘉納議行。

二十五日 上諭前經降旨撤詹事府等衙門。並諭令大學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撫。將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減歸併各事宜。分別詳議籌辦。迅速具奏。現在已裁各衙門歸併事宜。業由各該衙門遵照辦理。其餘各衙門應裁文武各缺。尙未據將籌辦情形具奏。再申諭該大學士六部尙書侍郎。及各省督撫等凜遵前旨。將在京各衙門冗閒員缺。何者應裁。何者應併。速即切實籌議。外省道員。以及同通佐貳等官。及候補分發補納勞績等項人員。認真裁併。嚴加甄別沙汰。其各局所冗員。一律裁撤淨盡。本日據戶部代遞主事吳錫騫條陳內。稱漕督所轄衛所各官。既係武職。並無管帶漕標之兵。名實殊不相符。所有軍田可以撥歸府州縣徵收等語。此項人員本在應行裁併之列。即著該督撫等妥速議奏。並漕督一缺。究竟是否應裁。亦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一併詳議具奏。至京外已裁實缺。候補各員。應如何分別錄用。及飭令回籍候缺。均着妥議條欸。請旨辦理。該大學士尙書侍郎督撫等務當從速籌辦。不准稍事遷延。

尤須破除積習。毋得瞻徇情面。用副朝廷綜核名實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案中國舉國幾半冗員也。蠹民實甚。然大臣親友姻婭。徧滿中外。誰敢爲之。非

聖主雷厲風行。豈能及此。漕運一官。至今尤爲無用。泰西各國皆無之。以運米乃一商人之事耳。裁省此官。清江津通各倉搬丁。運船衛丁。漕米種種浮蠹。所省實多。蓋漕運當國初時四百餘萬石。近尙百餘萬石。劉權之謂每石運費十八兩。聚而食于漕者。官吏兵丁十數萬人。但折漕裁官。變此一事。歲可千萬。光緒十四年。康有爲曾代某御史上摺。請裁漕督。以其折費築鐵路。若早行之。至今十年。有萬萬之欸。得萬里之鐵路矣。上知而決行之。然宦豎旗人。多食於此。雖以上之聖武。終不能斷然廢漕。則以無權故也。

二十六日 上諭刑部奏代遞主事蕭文昭條陳一摺。中國出口貨以絲茶爲大宗。自通商以來。洋貨進口日多。漏卮鉅萬。恃此二項。尙堪抵制。乃近來出口之數頓減。若非亟爲整頓。恐愈趨愈下。益無以保此利權。蕭文昭所請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公院。不爲無見。著已開通商口岸。及出產絲茶省分各撫督迅速籌議開辦。以阜民生而固利

源，欽此。

謹案日本于烟草一事至微末。猶設專官專會。况我絲茶之大乎。近年日益凋弊。故上特諭行茶務學堂蠶業公院也。

二十七日 上諭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爲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於域外之觀者。幾若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加以各國環交陵迫。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職由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反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寔爲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務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有。關於新政之諭旨。各省督撫。均迅速照錄。刊刻謄黃。切寔開導。著各州縣教官。詳切宣

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者。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爲要。此次諭旨。並著懸掛各省督撫衙門大堂。俾衆共觀。庶無壅隔。欽此。

謹案於時守舊諸臣。謠謗紛紜。不止攻擊康有爲。且多道詆。聖上者。上更爲諄諄教戒。復下此諭。嗚呼。上愛民之心。救中國之勇。施行新政之決。通達西人政學之深如此。其所務乃在於開民智。裕民身。美性質。延壽命。試問士大夫閉關守舊者。能知此乎。即言西人軍兵砲械之精奇者。亦豈能知此乎。至于使百姓咸喻。聖心。教海愛養之意。古今詔書所未見。海外商民讀此詔。莫不感泣。則人人當有同心矣。先是覺經割削。民有離心。至是四萬萬人皆知國有。聖主。人人翹首企足。復望自強矣。請以新政刊刻謄黃。乃從康有爲之請。俾民人家家喻戶曉。不致爲吏所抑遏也。上旁採人言。無所不至。先是藩臬官尊。例得上摺言事。然遏于督撫。自嘉道後。無敢上摺者。上乃命下及道府州縣。皆准上摺。所以旁求俊乂。博知四海。通下情而達民隱者。國朝未之有也。此詔爲國朝第一詔書。惻怛愛民。飢溺自任。以變中國二千

年之弊政。定開懋勤殿。選通才入直之旨。爲譚嗣同所草。廿八日即詣頤和園。而旋下不保位之密詔。然則此詔亦爲新政之殿矣。嗚呼痛哉。

同日 上諭日講起居注官黃思永奏籌款試辦速成學堂一摺。京師大小學堂。業經先後降旨。諭令孫家鼐及五城御史分別舉辦。茲據奏稱小學堂收效尙緩。大學堂事屬創舉。開辦不易。欲速不能。請自行籌款設立速成學堂。以期收效等語。用意殊屬可嘉。著即准如所請。籌款試辦。以爲之倡。果有成效。再行擴充。並當予以獎勵。着俟開辦後。察看情形。隨時具奏。欽此。

謹按 皇上之從善如聞。臣工有奏。無不卽從。有善舉無不獎勵。

同日 上諭中書祔永膺奏請將各省教職。改爲中小學堂教習一摺。著孫家鼐妥爲具奏。欽此。

謹按 教官在宋時實司教導。元有山長。事勢潛移。馴至今日。將六百年。教官皆以老耄冗散之人。臥治充選。必應改作也。

同日 上諭瑞洵奏請備設報館實力勸辦一摺。報館之設。原期開風氣而擴見聞。該

學士所稱現商約同志於京城。創設報館。繙譯新報。爲上海官報之續等語。卽着瑞洵創辦以爲之倡。此外官紳士民。並著順天府五城御史切實勸諭。以期一律舉行。欽此。

謹按 上鼓厲報館。至徧囑勸諭紳民舉行。凡臣工有所陳。上諭必有增入之語。所以開民智而裕民生者至矣。其與古之監謗禁語。何其反乎。

同日 上諭前因振興庶務。首在革除壅蔽。當經諭令各衙門代遞事件。毋得拘牽忌諱。嗣因禮部阻格司員王照條陳。當將懷塔布等予以重懲。復先後諭令都察院及各衙門隨呈隨遞。不必拘定值日之期。誠以百度維新。必須明目達聰。始克取敷奏以言之效。第恐大小臣工狃於積習。不能實力奉行。用再明白宣諭。以後各衙門有條陳事件者。次日卽當呈進。承辦司員。稍有抑格。該部院堂官立即嚴參懲辦。不得畧予優容。所有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日諭旨。七月十九日硃諭。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諭旨。均令各衙門錄寫一通。同此件諭旨一併懸掛大堂。俾其觸目警心。不致復萌故態。以示朕力除壅蔽之至意。欽此。

謹按中國之弊。旣無議院以達下情。直省守令。閉處公署。蔽蒙已甚。况督撫藩臬。轄

數千里之地。民情吏治。更盲閉無知。若夫九重之尊。除督撫卿貳臺諫數十人外。無能遞摺上言者。卽叩闈亦不能遞。而所謂督撫卿貳。皆經累數十年資格而後至。御史官卑。亦自十餘年郎官而後除。由翰林簡擢者最速矣。亦向不講時務。故入於上之耳者。皆守舊愚陋之談。中國之亡在於此。皇上嚴懲違旨壅蔽之大臣。更令懸掛大堂。觸目警心。以除壅蔽。然後能坐一室而觀四海。不窺戶牖而知天下也。然大臣之目無君上。積成風氣。皇上亦無如之何矣。

同日。上諭瞿鴻禨奏江陰南菁書院遵改學堂。並將沙田試辦農學一摺。江陰南菁書院。經前學政黃體芳創設。考課通省舉貢生監。現既改爲學堂。著准其照省會學堂之例。作爲高等學堂。以資鼓舞。該書院原有自管沙田一頃。據稱擬參用西法樹藝五穀果蔬綿麻等項。將未經圍佔之地。先行試辦。如有實效。再行推廣學堂農會。相輔而行。洵爲一舉兩得之道。該學政此奏。具呈籌畫精詳。留心時務。卽著照所議認真辦理。務收實效。毋託空言。欽此。

謹案於是直省聞風。爭言農商之學。爭譯農商之書。好事者爭捐地以爲農會。蓋上

行下效。風氣大開如此。

二十八日奉 旨。昨已明降諭旨。令各省藩臬道府。均得上書言事。其州縣條陳事件。應由督撫將原書代遞。即著各省督撫。傳知藩臬道府。凡有條陳。均令其自行專摺具奏。毋庸代遞。其州縣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撫將原封呈遞。至士民有欲上書言事者。即徑由本省道府等隨時代奏。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違。或別經發覺。將該地方官嚴行懲處。仍將遵辦情形。迅速電奏。欽此。

謹按 上之明目達聰。求通下情。而惡壅蔽至矣。州縣遞摺。本朝已無。至於士民上書。由道府代遞。蓋猶恐詣闕太遠。士民不易。猶伏小人之箴。而野有遺賢也。古之命衆至庭。嘉石肺石。皆待伏闕。此則中國四千年堯舜禹湯文武所未有者矣。嗚呼。非聖主而能如是乎。

二十九日 上諭軍機大臣等議覆袁昶條陳請籌八旗生計等語。旗丁生齒日繁。徒以格於定例。不得在外省經商貿易。遂致生計日艱。從前富俊松筠沈桂芬等。均曾籌議及之。現當百度維新。允宜弛寬其禁。俾得各習四民之業。以資治生。著戶部詳查嘉

慶道光年間徙戶開屯計口授田成案。切實訂立新章。會同八旗都統迅速奏明辦理。欽此。

謹按八旗生計之苦。以坐食之故。然旗人拙於承平。故雖經富俊松筠百年前經營。而仍不舉。然今更百年。生計更難。人亦無敢言者。皇上斷自聖心。將使悉爲農工。以安富之。所以爲八旗計久遠者。莫有過是。

八月一日。上諭翰林院奏代遞庶吉士丁惟魯請編歲入歲出表頒行天下一摺。戶部職掌度支。近年經用浩繁。左支右絀。現在力行新政。尤須寬籌經費。以備支用。朕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爲出。以審歲計之盈虛。近來泰西各國。皆有豫籌用度之法。著戶部將每年出欸入欸。分門別類。列爲一表。按月刊報。俾天下咸曉然於國家出入之大計。以期節用豐財。蔚成康阜。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謹案我朝國計在戶部檔房數人。各司分職。已無從知其詳者。士大夫更無從知之。安能如各國統算豫計決算而理財用哉。蓋中飽之人多故也。康有爲於進呈日本變政考。發明此事極詳。西學大開。此義大明。上皆採用。此戶部之所惡。而天下之

所樂。然非 上之剛決。則一宦寺之言。卽不行矣。

同日 上諭戶部奏代遞主事蔡鎮藩請審官定職以成新政一摺。朕詳加披閱。除御史規復巡按舊制。各關監督改爲關道兩節。應無庸議外。其餘所陳各條。具有條理。深得綜核名實之意。可以見諸施行。著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各部院並翰林科道各官。詳議具奏。欽此。

謹案變法必先變官制。康有爲正月之摺已極言之。上無全權。爲下所阻未能行。至是採用羣臣之言。上蓋欲決行重定官制矣。然是時 上已知位不保。猶從容用人言而行新政。聖度如天。豈可及哉。

同日 上諭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爲第一要務。袁世凱惟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飭戎行之至意。欽此。

謹按各國兵馬大權。皆其國主總之。稱大元帥。復置參謀本部。妙選人才。以籌軍事。

法至善也。於是康有爲草疏請皇上親御戎衣。自統六軍。仿日本例置參謀本部。選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皆拔置本部中。譚嗣同薦袁世凱之將才。上乃召袁世凱詢問兵事。欲以備參謀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將應辦事宜。專摺具奏。俾其獨將。又於時宮廷已有廢立之意。雖事秘難知。而先一日密詔已下。言位幾不保。上撫慰將才。欲待天津閱兵時資其保護也。榮祿素懷不軌。知事已急。即日造謠。三電總署云。英俄開仗於瓊春。英艦七艘泊於大沽。立調袁世凱出津防禦。時袁未謝恩。須待初五日。然是日楊崇伊自天津還。持榮祿書見慶親王請訓政。初二日楊崇伊即自到頤和園遞請訓政之摺。當時士大夫見京津間。榮祿私人往來絡繹。多有知其密謀。將興晉陽之甲者。及聞外患。反以爲可少紓內憂。不知皆榮祿之詭謀詐言也。榮祿先調聶士成軍於天津。袁世凱五夕至津。榮祿復留之於天津。令護直隸總督。蓋袁之爲人機詐反覆。深知皇上之無權。且大變將興。皇上將不能自保。故雖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終不肯爲皇上之用。且與賊臣之逆謀。實主以自保。而大變遂成於其手矣。

戊戌政變記卷一終



戊戌政變記卷二

第二篇 廢立始末記

第一章 西后虐待 皇上情形

西太后與 皇上本非親生母子。當 穆宗之崩。西后欲專朝權。利立幼君。當時 皇上猶在襁褓之中。故立之。及帝稍長。英明漸露。西后頗憚之。因欲以威箝制之。故虐待 皇上無所不至。有義烈之宦官名寇連材者。寇之事蹟詳下篇嘗有筆記記宮中軼事。今摘錄其數條。皇上之苦辛可以畧見矣。其言云。

中國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 皇上。蓋凡人當孩童時。無不有父母以親愛之。顧復其出入。料理其飲食。體慰其寒暖。雖在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獨

皇上五歲即登極。登極以後。無人敢親愛之。雖醇邸之福晉。醇親王之夫人。皇上之生母。亦不許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可以親愛。皇上者。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驕侈淫泆。絕不以

爲念。故 皇上伶仃異常。醇邸福晉每言及輒涕泣云。

皇上每日三膳。其饌有數十品。羅列滿案。然離御座稍遠之饌。半已臭腐。蓋連日皆

以原饌供也。近御座之饌雖不臭腐。然大率久熟乾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飽。有時欲令御膳房易一饌品。膳房必須奏明西后。西后輒以儉德責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西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爲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輒變色云。

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請安。惟西后與皇上接談甚渺。不命之起。則不敢起。甲午五六月高麗軍事既起。皇上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西后大怒。自此至乙未年九月間。凡二十閱月。幾於不交一言。每日必跪至兩點鐘之久。始命之起云。此乃宮中尋常日用之事。外人不得而知者。以彼烈宦所記之言觀之。則其種種虐待情形可以想見矣。

第二章 光緒二十年以來廢立隱謀

光緒十六年下歸政之詔。布告天下。然皇上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

入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內之則宦官李聯英。外之則軍機大臣孫毓汶。皆西后最得力之人。把持朝權。視皇上如虛器。至光緒二十年。皇上年漸長。圖治之心漸切。因見各大臣皆不聽號令。欲親擢一二通才以資馳驅。乃於四月間擢編修文廷式爲侍讀學士。由七品擢升四品文廷式者嘗教授瑾妃珍妃者也。當是時二妃頗能進言。皇上又擢二妃之兄志銳爲侍郎。於是西后大滋疑忌。其年視西后六旬萬壽。先期演習禮儀。於某日定期已刻。皇上率文武百官齊集。惟西后之嬖宦李聯英至未刻始至。皇上與百官鶴立三時之久。以待一奄覽。演禮既畢。皇上下怒。因廷杖李聯英四十。李大怒。愬於西后。西后恨皇上益甚。李聯英平日既恃西后之寵幸。陵蔑皇上。恐一旦西后晏駕。皇上執權。則己之首領必不保。因日進讒言於西后。書皇上有怨望之心。蓋自是而西后廢立之謀日蓄於胸中矣。

其時中東戰事起。軍書旁午。警報疊聞。西后惟以聽戲縱欲爲事。一切不關心。而政府及將帥皆西后之私人。皇上明知其誤國。而不能更易。於是右御史安維峻抗疏言太后既已歸政于皇上。則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掣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將安

維峻革職。遣戍張家口。上諭畧云。

朕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慈訓。以孝治天下。薄海臣民所共見。乃有御史安維峻妄造謠言。離間皇太后及朕躬。殊爲狂悖。安維峻著卽革職。發往張家口。以儆效尤。欽此。

此甲午年十一月間事。實西后翦除 皇上羽翼第一事也。

同時將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去廷杖。妃嬪而受廷杖。刑罰之慘。本朝所未聞也。二妃之見志鏡。因爲 皇上所信用。謫之於烏里雅蘇臺。至今未蒙召還。文廷式託病出京。僅免於罪。此爲西后翦除 皇上羽翼第二事。

當是時卽欲廢 皇上而立某親王孫某爲新帝。某佯狂不願就。蓋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殘。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貪虛名以受實害也。而恭親王亦力爭廢立。西后頗憚之。其謀遂止。然自此以後。 皇上每召見群臣。西后必遣內監在屏風後竊聽之。 皇上戰戰栗栗。如坐針氈矣。

翁同龢者。 皇上之師傅也。 皇上自幼年卽從之受學。交情最深。倚爲性命。舉朝大

臣半皆西后之黨。其忠於 皇上者惟翁而已。翁時在軍機。仍兼毓慶宮行走。毓慶宮者。皇上讀書之地也。皇上召見軍機時。翁與軍機諸臣同見。皇上幸毓慶宮時。則翁同龢一人獨見。乙未六月間。皇上用翁之言。將孫毓汶徐用儀等罷斥。西后大怒。乃將翁同龢革去毓慶宮差事。令其不得與 皇上有密談。此爲西后翦除 皇上羽翼第三事。

工部侍郎汪鳴鑾者。翁同龢之黨也。兵部侍郎長麟者。滿洲人之忠於 皇上者也。

皇上召見長麟時。偶言及太后掣肘之事。長麟云。太后雖 穆宗皇上之母。而實 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入繼大統。爲 文宗後。凡入嗣者無以妾母爲母之禮。故 慈安皇太后者。乃 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 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 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攬大權云云。不意其言爲屏風後之內監所聞。報知西后。即日逼 皇上降諭略云。

朕受皇太后二十年鞠育之恩。皇太后之聖德。天下所聞。朕事奉皇太后亦不敢有失。乃汪鳴鑾長麟於召見時。屢進讒言。離間兩宮。著卽行革職。永不叙用。欽此。

此乙未年九月間事也。當時恭親王爲軍機大臣。見此旨大驚。問皇上云。長汪二人因何故獲罪。皇上垂涕不答。恭親王伏地痛哭不能起云。此實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四事。

至丙申年二月忽降一上諭。畧云。

御史楊崇伊奏參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一摺。據稱文廷式在松筠蒞廣集徒衆。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等事。雖查無實據。事出有因。文廷式著革職永不叙用。並即行驅逐回籍。不許逗留。欽此。

當時忽下此詔。如青天起一霹靂。京師人人震恐。慮皇上之位不保。蓋文廷式自甲午年託病出京。乙未秋間復入京供職。西后因其爲皇上所擢用之人。極爲猜忌。故諷言官劾之。驅逐出京。使不得與皇上相見。此實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五事。

同時有義烈宦官寇連材者。奏事處之太監也。初爲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蓋欲其窺探皇上之密事也。寇連材深明大義。竊憂時局。一日忽涕泣長跪於西后之前。極言皇上英明。請太后勿掣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太后勿縱流連之

樂。停止園工。並參劾西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卽日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翼日不待訊鞫。卽行處斬。皇上聞之。爲之掩淚。北京志士。莫不太息。此爲西后翦除。皇上羽翼第六事。

凡此諸端。皆宣播於外。人人共知者。若其暗中翦除羽翼之事。尙不知幾許。蓋西后之謀。必不許。皇上有一心腹之人。皇上有所信用之人。必加以罪。務令廷臣不敢效忠於皇上。皇上不敢示恩於羣臣。然後其心始安。大臣之中。大半皆其私人。小臣之中。亦敢怒而不敢言。蓋數年以來。京師皆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矣。其廢立之謀。露於形跡者。尙有貝勒載澍之一事。載澍者某親王之子。而宣宗之孫也。其夫人乃西后之姪女。因載澍有妾生子。妒殺其子。澍怒。面責之。其夫人遽歸外家。愬於西后。載澍之母。明知禍發。乃先入宮自首謝罪。西太后遽降詔曰。載澍不孝於其母。今經其母前來控告。本當將載澍明正典刑。姑念其爲先帝之孫。著卽行永遠圈禁。以儆不孝云云。當時強令。皇上將此詔交禮親王宣布。皇上垂淚不能發言。禮親王見詔手顫膝搖。牙齒相擊。及宣詔後。澍貝勒之母皆暈於地云。澍貝勒今猶圈禁於內。

務府之詔獄中。每日祇許進一飯。嚴冬不給寒衣。惟一老獄卒憐其爲皇孫。日則熾爐烘之。夜則擁之以睡而已。其慘酷如此。蓋所謂抗世于法於伯禽。借澍貝勒以作皇上之影子也。

第三章 戊戌廢立詳紀

西后既蓄此隱謀。因推其不肖之心以待皇上。疑心生暗魅。常反疑皇上與諸臣之欲廢己也。乙未丙申之間。雖宗室王公及命婦入宮者。皆須搜檢其身。恐藏有凶器。雖慶親王之妻入宮。亦須搜云。而其忌皇上之召見小臣爲尤甚。蓋大臣皆西后之心腹。且老耄無氣。故不畏之。少年氣盛之人。感皇上之恩。必樂效馳驅。故最忌之。文廷式所以數經驚險者以此也。膠州旅順威海既割。康有爲屢次痛哭言事。皇上屢欲召見之。而爲恭邸所壓抑。及恭邸既薨。徐致靖奏薦康有爲。於是召見康有爲之事。此實爲改革之一大關鍵。而廢立之謀亦從此決矣。

恭親王之死。於改革及廢立皆有大關鍵。今請先言恭親王之爲人。王當同治間。有文祥爲之輔佐。故政績甚可觀。其實見識甚隘。不通外國情形。加以近年耄氣益深。絕不

以改革爲然。故恭親王未死時。皇上欲改革而不能。因王爲軍機首座。不肯奉詔。皇上無如何也。王雖無識。不知改革。然尙知大義。且嘗受文宗皇帝遺詔。令其節制西后。故西后頗憚之。廢立之舉。恭王力持不可。西后亦無如何也。

自四月初十以後。皇上日與翁同龢謀改革之事。西后日與榮祿謀廢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詔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詔命康有爲等於廿八日覲見。而廿七日西后忽將出一硃諭強令皇上宣布其諭畧云。

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翁同龢。近屢次經人奏參。且於召對時出言不遜。漸露攬權狂悖情形。本當從重懲處。姑念在毓慶宮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皇上見此詔。戰栗變色。無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頓失矣。及翁同龢之出京也。榮祿贖之以千金。且執其手嗚咽而泣。問其何故開罪於皇上云。嗚呼。李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於今復見。小人之伎倆誠可畏哉。

此四月廿七日事也。同日並下有數詔書。皆出西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職

者皆須到皇太后前謝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祿來京。命張之洞毋庸來京。其三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間。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閱兵之舉。亦以此日決議。蓋廢立之謀。全伏於此日矣。榮祿之不入軍機。而爲北洋大臣。何也。專爲節制北洋三軍也。北洋三軍。曰董福祥之甘軍。曰聶士成之武毅軍。曰袁世凱之新建軍。此三人皆榮祿所拔擢。三軍皆近在畿輔。榮祿諷御史李盛鐸奏請調兵。因與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議。蓋欲脅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廢立。此意滿洲人多知之。漢人中亦多爲皇上危者。而莫敢進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惟叩頭諫止天津之行。而榮祿等卽借勢以去之。皇上之危險。至此已極矣。

初二三月間。榮祿嘗欲聯合六部九卿上表。請西后復行垂簾。先謀之於兵部尙書徐郙。徐郙曰。奈清議何。事遂沮。李盛鐸又欲聯御史連署請垂簾。奔走數日。不能得。有兩人皆模稜兩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議既定。遂不復謀此事。

西后與榮祿等既佈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於是不復防閑。一聽皇上之所爲。故皇上數月以來。反因此得有一二分之主權。

以行改革之事。當 皇上之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閑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於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闢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蓋彼之計畫早已定。故不動聲色也。

自四月以來。北京謠言極多。皆言 皇上病重。初言患淋症。繼言患腹瀉症。繼言患遺精症。繼言患咳嗽症。皆云自內務府太醫院傳出。確鑿有據。或言張蔭桓進紅丸。或言康有爲進紅丸。亦皆言之確鑿。蓋皆西后與榮祿等有意造此謠言。以爲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張等罪名之地也。彼等言 皇上無時不病重。然 皇上日日辦事。召見大小臣。且問數日必詣頤和園向西后前請安。常在瀛秀園門跪迎跪送西后。是豈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有人問軍機大臣王文韶云。皇上之病實何如。王曰。吾日日見 皇上。實不覺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蓋 皇上每怨諸臣之疲玩。常厲聲責之。故王謂其肝火盛也。譚嗣同召見時。當面詢 皇上病體若何。 皇上言朕向未嘗有病。汝

何忽問此言。譚乃惶恐免冠謝云。觀此。則皇上之無病甚確矣。而彼等之造此言者。

蓋欲他日加害皇上。而以病崩布告天下。箝塞人口也。至其謂康張進紅丸。出入宮

禁。蓋欲俟加害皇上後。即以此誣坐二人之罪。其布置歷歷可數矣。政變之日。八月初六

北京即有電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係康有爲進紅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

云云。此電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領事親見之。夫皇上至今尙存。

而彼於八月初六日。即誣康以已弑。皇上之罪。蓋其蓄謀甚久。欲加害皇上。而歸

罪於康。故先造此謠言。令人人皆信也。

至七月初間。皇上忽語慶親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罷行之說。已宣

傳於道路。當時適值革禮部六堂官。擢軍機四京師之時。守舊黨側目相視。七月二十

間。滿大臣懷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

津謁榮祿。皆不知所商何事。而榮祿遽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

軍移駐長陞府。距北京彰義門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是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

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即日超擢爲侍郎。初二日。復召見袁世凱。是日又召見林旭。

而御史楊崇伊、張仲炘等亦于是日詣頤和園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參崴開戰。現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即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袁世凱即於初四日請訓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於初五日復召見袁世凱。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簾、志士逮捕之事。

二十八日之召見楊銳。初二日之召見林旭。初五日之召見袁世凱。皇上皆賜有硃筆密諭。廿八日之諭係賜楊銳及康有爲譚嗣同林旭劉光弟等五人。初二日之諭係專賜康有爲。初五日之諭係專賜袁世凱云。聞袁世凱既退朝語人云。皇上若責我以練兵。我不敢不奉詔。若他事則非我之所知也。故當時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詔中皆與諸臣齟齬幽西后之事。而政變之時。賊臣卽藉此以爲謀圍頤和園之僞詔。以誣污。皇上者也。後康有爲將前兩諭宣布。不過託諸臣保護。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語。然則袁之密諭亦無廢后之事。可想而知。今將賜康有爲等之兩諭揭載于下。

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

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右七月廿八日。諭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五人。由楊銳帶出。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右八月初二日。諭康有爲一人。由林旭帶出。

自初六日垂簾之詔。既下。初七日有英國某教士向一內務府御膳茶房某員。詢問

皇上聖躬安否。某員言。皇上已患失心瘋病。屢欲向外逃走。蓋皇上自恐不免。

因患脫虎口也。而爲西后之黨所發覺。乃將皇上幽閉於南海之瀛臺。南海者大內

之離宮也。瀛臺在海之中心。四面皆環以水。一面設板橋以通出入。臺中約有十餘室。

云當皇上之欲外逃也。聞有內監六人導之行。至是將六監擒獲。於十三日與六烈

士一同處斬。而西后別易已所信任之內監十餘人以監守瀛臺。名雖至尊。實則囚虜矣。

八月十三日。忽有一上諭。言 皇上自四月以來病重。宣詔天下名醫入宮醫治。國人見此詔書。無不駭詫。蓋 皇上自四月以來。召見引見羣臣。不下數百人。日日辦事。早朝晏罷。聖躬之無病。衆所共見。乃今忽有此詔。蓋西后榮祿等之用意有三端焉。一欲施鴆毒。二欲令 皇上幽囚抑鬱。逼勒而死。三欲借 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強使禪位也。蓋彼欲行此三策。必須誣 皇上爲久病。然後不至動天下之兵。故數月以來。內務府徧布病重之謠言。皆以此故。猶恐天下之人不見信。故特降此僞詔。其用心之險毒已極矣。

自八月初十日至三十日之間。杖殺之宮女內監。其數甚多。聞皆在懷中搜出有鎗刀等器。西后謂其欲行刺已。故殺之云。至內監等之帶鎗刀。或爲保護 皇上。實未可知。要之不可謂非義士也。又聞某日在宮中搜出西衣數襲。乃有某優伶携入者。疑是 皇上欲易衣裝。託於英國日本使館云。事既露。優伶等亦被捕。蓋 皇上慮樊籠之中。其困苦顛連之情形。可以想見矣。

自九月以後。立儲易位之議。道路傳說。初議立慶親王之子。又議立貝勒載瀛之子。因

有宗室二人。堅持不允。大臣亦有以爲言者。故不敢明目張膽以行之。然杖殺太監之事。日有所聞。又九月初二日。皇上在瀛臺微行。已至某門。經太監蘇拉等跪阻。仍還瀛臺。次日西后命將瀛臺之板橋拆去。向來。皇上用御膳。除例備一席外。另有西后賜。皇上一席。皇上每日向食西后所賜之一席。蓋例席實皆腐冷之品。不能入口也。至是西后命將賜席裁撤。而例備之一席菜蔬品數。亦命遞減云。

法國醫士入診後。其詳細情形。外間傳言不一。而最可詫駭者。則某西報載述法醫之言。謂。皇上每日飲食中。皆雜有硝粉。故病日增云云。此雖未知確否。然以意揣之。實不能謂其必無。蓋廢立與毒殺。皆恐動天下之清議。故不如爲無形之毒殺也。陽歷十月某日。日本時事新報載有北京特派員來書。述廢立情形。最能窺見滿洲黨人之心。今照錄如下。

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廢立。皇上。預約慶端二親王。率神機營之兵入宮。發西太后之詔而舉事。而卒不見諸實事者。亦有故也。廢立之謀。自攝政時已定計畫。非猝然而起也。自攝政以來。悉廢。皇上之新政。帝黨或刑或放。或革帝之愛妃。亦剝奪其

首飾。以今之天時。猶穿單衣。此皆以禁制 皇上之自由。而使毫無生趣者也。今傳聞政變以來。宮人咸懷匕首。潛跡宮中。不幸發覺。竟被斬戮者甚多。故太后深憂之。滿洲人之意。以爲太后既老。皇上方壯。若太后一旦死。恐 皇上復政。不利於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時。絕其根也。然彼輩之所恐者。一日廢立。國人必有興師問罪。而外國亦必責問之。故尙猶豫。雖然亦不足爲 皇上幸也。今託詞 皇上有疾。召集名醫。而觀九月三日之病論。則可爲深慮焉。蓋彼輩之意。以爲廢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議。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設法速其死而已。故 皇上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則不得。求雞絲則不得。凡所求食。皆詭詞拒之。故傷其意。而太后置若罔聞。惟數日一招優伶入宮。臨觀取樂而已。或曰已召濂貝勒之第三子于宮中將立之云。

按以上所論。最得北京宮廷之情實矣。以慶端二王爲后所最親信也。然其所謂廢立之謀。自攝政時已定。猶未爲深悉情形。蓋廢立之謀。實定於四月廿七日。非深入局中之人不能知也。帝之愛妃。至今日猶僅穿單衣。與虐待溥貝勒之情形。眞同出一轍。而於 皇上之病。求米粥不與。求雞絲不與。則與往者逼死毅后之事又全同矣。

第四章 論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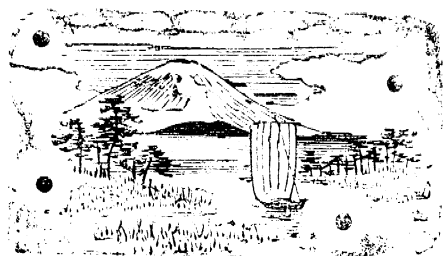
十八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旣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旣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垂簾。皆因嗣君幼沖。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卽位旣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監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旣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然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皇上所懇請。天下

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弑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之踐祚。實由漢獻之懇請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

戊戌政變記卷二終



戊戌政變記卷三

第三篇 政變前紀

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

政變之總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與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也。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后之事。既詳前篇。今更紀頑固黨之事如下。

去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擬在湖南內河行小輪船。湖廣總督張之洞不許曰。中國十八省惟湖南無外國人之足跡。今一行小輪船。則外人將接踵而至矣。陳詰張曰。我雖不行小輪。甯能禁外人之不來乎。張曰。雖然但其禍不可自我當之耳。若吾與君離湖南督撫之任。以後雖有事而非吾兩人之責也。於是小輪船之議卒罷。去年之冬。德人踞膠州。歐洲列國分割支那之議紛起。有湖南某君謁張之洞詰之曰。列國果實行分割之事。則公將何以自處乎。張默然良久曰。雖分割之後。亦當有小朝廷。吾終不失爲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於讀此書者。若不能知中國全國二品以上大員之心事如何。則張之洞此兩語其代表也。

嗚呼。張公固大臣中之最賢而有聞於時者也。然其言猶若此。况其他出張公之下數等者乎。故今綜全國大臣之種類而論之。可分爲數種類。其一嘗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奸之危言悚聽耳。此一種也。其二則亦知外患之可憂矣。然自顧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風燭殘年。但求此一二年之無事。以後雖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見矣。此又一種也。其三以爲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國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尙在。則吾之富貴一日尙在。今若改革之論一倡。則吾目前已失舞弊之憑藉。且自顧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見退黜。故出死力以爭之。終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種也。嗚呼。全國握持政柄之人。無一人能出此三種之外者。而改革黨人乃欲奮螳臂而與之爭。譬猶孤身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衄也得乎。

第二章 政變之分原因

政變之分原因夥矣。今擇其稍重大者條列之。

一 戊戌三月康有爲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

人名其會曰保國。後李盛鐸受榮祿之戒，乃除名不與會。已而京師大譁，謂開此會爲大逆不道。於是李盛鐸上奏劾會。御史潘慶瀾、黃桂馨繼之。皇上概不問，而謠詠之起，徧於全都。

二 同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啓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徧播謠言，幾被毆擊。

三 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嫉之特甚。屢遣人至北京參劾。於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醜益熾，乃至闕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燬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

四 於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詔定國是。決行改革。於是諸臣上奏，雖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誹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

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爲敵之術矣。禮部者科舉學校之總匯也。禮部尙書許應麟。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於是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麟乃轉劾康有爲。皇上兩不問。

五先是二月間康有爲上書大陳變革之方。大約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爲主義。請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爲之。書旣上。皇上飭下總理衙門議行。總理衙門延至五月尙未覆奏。蓋意在敷衍搪塞也。至四月廿三日。國是之詔旣下。皇上乃促總理衙門速議覆奏。總理衙門議奏。駁不可行。上震怒。至五月十七日。復命軍機大臣與總理會議。同月二十五日議覆。仍駁其不可行。上益怒。親以硃筆書上諭命兩衙門再議。有須切實議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語。兩衙門乃指其書中之末節無關大局者准行數條。其大端仍是駁斥。上無如之何。太息而已。夫皇上旣知法之當變矣。旣以康有爲之言爲然矣。而不能斷然行之。必有藉於羣臣之議者何也。蓋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衆議以行之。明此事之非出于皇上及康有爲之私見也。而諸臣之敢於屢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后爲護符。欺皇上之

無權也。當五月間大臣屢駁此書。皇上屢命再議之時。舉京師謠言紛紜不可聽聞。皆謂康有爲欲盡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廷數千醉生夢死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實康不過言須增新衙門耳。尙未言及裁舊衙門也。而詭言已至如此。辦事之難。可以概見矣。皇上病重之說。亦至此時而極盛。蓋守舊者有深意焉矣。

六 皇上自四月以來。屢次所下新政之詔。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 皇上。皆置詔書於不問。皇上憤極而無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詔嚴責兩江督臣劉坤一、兩廣督臣譚鍾麟、直隸督臣榮祿。又將督撫中之最賢而能任事之陳寶箴。下詔褒勉。以期激發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勸懲。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謗讟紛起。而頑固之氣。卒不少改。惟嫉視維新之臣若仇敵耳。

七 中國之淫祠。向來最盛。虛糜錢帑。供養莠民。最爲國家之蠹。皇上於五月間下詔。將天下淫祠悉改爲學堂。於是奸僧惡巫。咸懷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貨賄。能通權貴。於是交通內監。行浸潤之潛于西后。謂皇上已從

西教。此亦激變之一小原因也。

八至七月間。候補京堂岑春煊。上書請大裁冗員。皇上允其所請。特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及廣東、湖北、雲南、巡撫、河東總督、各省糧道等官裁撤。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尸位素祿。闕冗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

九中國之大弊。莫甚於上下壅塞。下情不能上達。至是皇上屢命小臣上書言事。長臺不得阻抑。乃七月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上遊歷外國。禮部堂官等不爲代達。皇上震怒。乃將禮部尙書懷塔布等六人革職。賞王照以四品京堂。是爲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之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恐。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于西后前。痛哭而懇。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于榮祿。而廢立之議。卽定于此時矣。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員。無進退黜陟之權。彼軍機大臣及各省督撫等。屢抗旨。上憤極而不能黜之。此次乃僅擇禮部尙曹。無關緊要之人。一試其黜陟。而大變已至矣。皇上無權。可勝慨哉。

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乃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猶唐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賜四人以一密諭。用黃匣親緘之。蓋命四人盡心輔翼新政。無得瞻顧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經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

十一。自禮部堂官革職以後。令天下士民始得上封奏。於是士氣大伸。民隱盡達。維新之士。爭出其所懷以聞于朝廷。刑部主事張元濟。有請除滿漢界限。廢科舉。去拜跪。設議院之事。工部主事李岳瑞。亦請去拜跪。用客卿。大裁冗員。翰林衙門等。嘉謨入告。紛紛輻輳。而守舊大臣。日日陰謀。亦復無所憚忌。

十二。上既廣采羣議。圖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猶恐西后不允茲議。乃命譚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開懋勤殿故事。擬一上諭。將持至頤和園。稟命西后。即見施行。乃越日而變局已

顯。衣帶密詔旋下矣。

十三七月廿九日。皇上召見楊銳。賜以密諭。有朕位幾不能保之語。令其設法救護。乃諭康有爲及楊銳等四人之諭也。當時諸人奉詔涕泣。然意上位危險。諒其事發。在九月閱兵時耳。於時袁世凱召見入京。亦共以密詔示之。冀其於閱兵時設法保護。而卒以此敗事。

附記保國會事

論政變之起。保國會實爲最大之一原因焉。今詳記其事於下。

自膠州旅順既割。京師人人震恐。懼分割之即至。然惟作楚囚相對。束手待亾耳。於是康有爲既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於是與口口口口等開粵學會。與楊銳等開蜀學會。與林旭等開閩學會。與楊深秀口口口口等開陝學會。京師士夫。頗相應和。於時會試期近。公車雲集。御史李盛鐸乃就康謀。欲集各省公車開一大會。康然之。是爲保國會議之初起。康復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謂然。後卒從康議。於三月廿七日。在粵東會館第一集。到會者二百餘人。時會中公推康及李及口口

□□□□等演說。而李以事後至。是日公擬保國章程三十條。今錄於下。

一 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爲保國會。二 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諭。臥薪嘗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 爲保國家之政權土地。四 爲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五 爲保聖教之不失。六 爲講內治變法之宜。七 爲講外交之故。八 爲仰體朝旨。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九 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爲論議宗旨。十 凡來會者。激厲憤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十一 自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名冠之。十二 會中公選總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議員若干人。備議員若干人。董事若干人。以同會中人多推薦者爲之。十三 常議員公議會中事。十四 總理以議員多寡決定事件推行。十五 董事管會中雜事。凡入會之事。及文書會計一切諸事。十六 各分會每年于春秋二八月將各地方入會名籍寄總會。十七 各地方會議員。隨其地情形。置分理議員約七人。十八 董事每月將會中所收捐款登報。

十九各局將入會之姓名籍貫住址職業隨時登記。各分局同。二十欲入會者須會中人介之。告總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會憑票。二十一入會者若心術品行不端。有污會事者。會衆除名。二十二如有意見不同。准其出會。惟不許假冒本會名滋事。二十三入會者人捐銀二兩。以備會中辦事諸費。二十四會期有大會常會臨時會之分。二十五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二十六捐助之欸。寫明姓名爵里。交本會給發收條爲據。本會將姓名爵里學業寄寓。按照聯票號數彙編存記。聯票皆有總值理及董事圖章。二十七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會中應辦之事。大衆隨時獻替。留備采擇。倘別存意見。或誕妄挾私。及違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即由總理值理董事諸友。公議辭退。如有不以爲然者。到本會申明。捐銀照例充公。去留均聽其便。二十八商董兼司帳。須習知貿易書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有保薦之力者。亦須一律

罰。二十九本會用項。概由值董核發。如有巨欸在千數百金以上者。須齊集公議。方准開支。收有成數。擇股實商號存儲。立摺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利息。發票之期。按幾日爲限。由值董眼同經理。三十總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資。將來局款大盛。須專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管器、司事、教習、游歷、司帳、酌量給予薪水。

蓋自明世徐華亭集士大夫數千人。講學于靈濟宮。至今三百年。未有聚大眾于輦轂爲大會者。此會實繼之。守舊之士。頗駭其非常。再會于崧雲草堂。三會于貴州館。來會者尙過百人。謗議漸風起。多有因強學前轍。以禍患來告者。康有爲不懼也。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興者。桀黠守舊有氣。久于京師。能立黨與。經膠變後。聞康名來。三謁不遇。閩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時公車雲集。各省士夫來見。客日數十。應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洪大恨。乃餽浙人孫灝曰。某公惡康。若能大攻之。當爲薦經濟特科。孫故無賴。乃大喜。洪乃爲著一書駁保國會。徧印送京師貴人。守舊大臣皆喜信其說。滿人無遠識。不知外事。展轉傳聞。一唱百和。于是謗議大興。時保滇會保浙會並

起洪嘉興又聳御史黃桂鋆劾之。並及保國會。李盛鐸恐被禍。乃上疏劾會。以求自免。皇上置不問。御史潘慶瀾繼劾之。軍機大臣剛毅將查究會中人。皇上曰。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事遂止。五月。禮部尙書許應騫劾之。御史文悌復上長摺。糾劾康有爲。其說尤誣而厲。謂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此摺實後來興大獄之張本也。至八月政變後。僞上諭中遂引此語爲康之罪名。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皆以保國會員獲罪被戮。蓋文悌之語。深入滿人之心也。夫人雖至愚。亦何至合宗室滿漢之數百士大夫于京師。而公然作叛逆之詞。以不保大清告大衆者。保國會之章程。旣載於右。其中無不保大清之語意。人人共見矣。今復將康有爲所演說者錄于下。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筆使之。其

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臺閩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亦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尙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會平搖匪趙金隴者。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旣無影鏡燈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砲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

固拒。同治三年。斌椿遍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禪。實爲絕異之事。當時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限之。自是雖輟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傳蘭雅譯書事畧。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講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法。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卽如海軍電綫鐵路船局船廠。間有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卽如被創之後。

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甯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雷須候俄廷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

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尙未及計也。夫築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王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眞可爲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乎。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窳貧者。皆可爲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吾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買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眞有不可言者。即有無恥之輩。發憤

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旣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入師丹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

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美所陵。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田、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四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夭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

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燭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

此演說之語。乃當時會中人傍聽筆記。登錄於天津國聞報中者。後各報亦展轉登之。人人共見。其中之語。豈有一字一句含不保大清之意者。而文悌乃深文羅織而言之。衆人亦吠影吠聲而信之。非天下可憐可憤之事耶。

開此會之意。欲令天下人咸發憤國恥。因公車諸士而摩厲之。俾還而激厲其鄉人。以效日本維新志士之所爲。則一舉而十八行省之人心皆興起矣。當時集者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詞館部曹。及公車數百人。樓上下座皆滿。康有爲演說時。聲氣激昂。座中人有爲之下淚者。雖旋經解散。而各省志士紛紛繼起。自是風氣益大開。士心亦加振厲。不可抑遏矣。

第三章 政變原因答客難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所爲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辨曰。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

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國學堂也。皆曠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爲耻。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自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廢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

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為候補人員領乾修之用。中國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者謂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即日本所稱經濟財政諸學。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膠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嚙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已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又何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耻。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

非惟不能保護已商。且從而凌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繙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筭無效固已如是。自餘各端。亦莫不如是。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觀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効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

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椽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鼯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鼯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罅漏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廈。別出新製。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之海軍。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耄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張之

才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爲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嘗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况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旣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爲之。今且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嘗與余言。言廢八股爲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摺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猶當爲之。今旣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又復愛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

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除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卽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於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 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群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部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

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嚴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請命而不行。故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畧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徵入都。語以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至是譚乃恍然於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爲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鑒也。因相率以爲戒。相率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爲溫和焉。其上者則率於補漏。

室。結鶉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爲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爲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者一也。

二十八

